NEVER GIVE UP

每行一句

写给中国管理精英进入内省升级之路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最能打动人心的箴言：

最能实现成长蜕变的路径——坚持！

[illegible]

每天一句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坚持并用心去实践！

——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前言
- 引子
- 买车的胖男人（1）
- 买车的胖男人（2）
- 买车的胖男人（3）
- AA制的同事（1）
- AA制的同事（2）
- 你在为谁工作
- 神秘的“0004”（1）
- 神秘的“0004”（2）
- 只是同学（1）
- 只是同学（2）
- 只是同学（3）
- 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1）
- 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2）
- 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3）
- 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4）
- 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5）
- 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6）
- 我是新人，但不是笨蛋（1）
- 我是新人，但不是笨蛋（2）
- 羡鱼不如羡渔（1）
- 羡鱼不如羡渔（2）
- 羡鱼不如羡渔（3）
- 羡鱼不如羡渔（4）
- 羡鱼不如羡渔（5）
- 羡鱼不如羡渔（6）
- 羡鱼不如羡渔（7）
- 羡鱼不如羡渔（8）
- 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1）

- 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2）
- 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3）
- 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4）
- 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5）
- 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6）
- 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1）
- 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2）
- 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3）
- 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4）
- 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5）

前言

单行线——简宁宁成长记前言

职场不是战场，硝烟却到处弥漫。

职场新人一脸迷惘：工作不易找，找了又不想做，老板太高傲，主管又嫉妒，金融危机像导弹，断了幻想，余下绝望。天啊，我该何去何从?

听听，职场路上，新人凄惶惶。

多少新人远望职场在嗟叹：做一份工作，咋就这么难?

记着：积土而为山，积水而为海。

再长的路，一步步也能走完；再短的路，不迈开双腿也无法到达。

奉上我喜欢的四个字：谦，信，恒，宽。

小说里的简宁宁就是按照这四个字去做的。因为，职场不接受笑话，有的，永远是沉冗严肃的那张脸。

职场的脸，是一张带着面具的脸，你只能看着别人微笑，却不能把这份微笑当真；你可以流泪，却只能躲在暗地里；你失败了，别人或多或少会安慰几句，可你总是分不清，面前的这些脸，到底哪张带了面具，哪张又笑得真诚；你成功了，鲜花跟掌声立时来贺，再兴奋你也应明白，走下奖台的一刻，你就可能立时摔倒……

怕了吗?

别怕!

不管面对什么境况，都不要有怀才不遇的想法。抱怨更不是美德，要知道，社会需要你去适应它，而不是它来包容你。

换个思维吧，对手把你绊倒了，其实也是好事，至少你有了攀爬的垫脚石。

记着：跌倒了，别哭；爬起来，再哭。成功者的眼泪更能打动人。

先知三日，富贵十年。

职场里的人，是藏在高处阁楼的风景，渴望美丽，又惧怕过于招摇，引来狂蜂乱蝶难以招架。职场上的人，笑容可人，话语漂亮，看着春光无限，只有转过身的自己才明白，今天这张脸笑得有多累！如果是新人，就一定要谨记：越累，越笑！且要笑得昂扬！

什么叫坚强？别人哭了，你却依然笑呗！

非环境造人，而是人造环境。身为职场新人，不会找机会，就要试着抓机会，不懂得抓机会，就要学会适应环境。一个踏实的好人，一定是好员工，一个好员工，绝对有机会晋升！因为，欺负老好人的是对手，而非老板！

说到这里，又要说说我的“谦、信、恒、宽”。新人进职场，先要谦虚，学他人所长，长自己本事；一定要诚信，这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也是每个跟你交往的人，事先要衡量的东西；恒，就是坚持、坚守，选了一个行业，你可以不喜欢，但一定要热爱，将热爱坚持到底，这个行业里你大有机会成“精”；职场需要的并非只是一个人的能力，还要看你左右逢源的本事，朋友固然越交越多，但小人也在所难免，与对手交锋，只要不伤筋动骨，就记得多给他一些宽恕吧，宽容别人，有时候也是在成全自己，用度量将对方打败，这才叫高手！

小说里的简宁宁说：我是新人，但我不是笨蛋。

是的，职场里面只有新人，没有笨蛋。只要你肯学习，肯努力，就一定会成功。

职场新人们，努力吧!

引子

单行线——简宁宁成长记引子

王雅洁：汽车的基本结构指的是哪几部分?

简宁宁：常用汽车基本结构由四部分组成：发动机、底盘、车身和电器设备部分。

王雅洁：汽车是不是越重越费油?

简宁宁：从节油观点来看，汽车自重与油耗成正比关系，即重量越大的汽车越耗油，经济型车相对要少一些。小型车自重每增加四十公斤要多耗燃油百分之一，但重型汽车具备在急转弯和急刹车状况下稳定性较好的优点，各有千秋。

王雅洁：选车需要哪些流程?

简宁宁：选车—交定金—签订购车合同—交全款—提车。交上全款，只需携带身份证和车款直接提车，车商应出具汽车销售发票、车辆保修手册、车辆使用说明书等相关文件。作为车商还可以协助客户缴纳购置费、保险、车船使用税、上牌费等手续，缴费之后就能上路行驶。

王雅洁：汽车导购的工作内容是怎样的?

简宁宁：汽车导购又称汽车销售顾问，为客户提供顾问式的专业汽车消费咨询和导购服务。工作范围就是从事汽车销售的工作，以客户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，向客户提供符合需求和利益的产品销售服务。具体工作包括：客户开发、客户跟踪、销售导购、销售洽谈、销售成交等。

王雅洁：你喜欢汽车导购这份工作吗?

简宁宁：……（不做怎么办？前有通货膨胀，物价与欧洲接轨，房价与月球接轨，工资与非洲接轨；后有金融危机，就业形势无比艰巨，我一介三流大学的毕业生……）

王雅洁：想做好一份工作，就必须先喜欢，你的想法很关键。

简宁宁：我会努力去喜欢……（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让提成来得更猛烈些吧！）

买车的胖男人（1）

（1）

简宁宁经过一个礼拜的培训，终于正式上岗。

其实来圣通4S车行之前，她是心不甘、情不愿的，一直抱怨说："如果不是这可恶的金融危机，我早就穿行在高级写字楼里，将来还有可能指挥千军万马。"

介绍她来的方瑜雯，嘟起粉胖的小脸儿，撇撇嘴回敬："收起你的虚荣心吧，这年头管理系的学生最不吃香！没必要在乎职业，别人看中的是你的荷包，有钱你就是大爷，没钱你连乞丐也不如！再说了，我们不过三流大学毕业，想进国企除非有过硬的后门，可你有后门吗？没有？那就认命吧，卖车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这也是一种职业嘛，有了职业，然后才能有事业。"

有了职业，然后才能有事业。简宁宁反复咀嚼这句话，最后狠狠心点点头，白皙的面容透着几许绯红，接着坚定地咬了咬略显苍白的嘴唇，这才答应跟着方瑜雯到车行来。

比简宁宁身材略胖的方瑜雯见说动了老同学，乐得眉眼一起跳动："嗯，这就对了嘛，你这种脸皮儿薄的人呀，最需要锻炼，这是个机会呢。"

其实简宁宁倒没觉得自己脸皮儿薄，之前她躲在学校寝室整整一个月零三天，每天都要被看门阿姨数落一番，因为毕业生是必须离校的，可离开学校就意味着要自己在外面租房子，她没钱，只好厚着脸皮让看门阿姨数落，开始还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渐渐地就觉得无所谓，反正对方不能将自己的东西扔出去。

说这些给离校半年之久的方瑜雯听，对方直叹气："唉，大好时光不去赚钱，反而躲在这里受人埋怨，一个字：傻！"

一心想在大单位落脚的简宁宁，经历了数次应聘失败之后，决定不想抱着理想"傻"下去，所以她接受了方瑜雯的安排，到圣通4S车行

做了一名汽车导购员。

圣通4S店在全国首屈一指，每个店员**都**要扮得异常清新，且个个训练有素。方瑜雯帮简宁宁正了正胸前的蝴蝶结，再轻轻拍拍她的肩膀，眼神里流露出一抹坚定的神情，仿佛在告诉她：你的新生活开始啦。

此时，明媚的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直射进车行大厅，简宁宁默默地整理一下长发，然后双手合握在一起，只等着客户上门。

没多久，大厅外来了一群人，方瑜雯第一个迎了上去，简宁宁更是两眼放光，急不可耐地想冲出去。销售经理王雅洁知道新人都急着赚钱，于是上前拍拍她的肩膀，鼓励她："别慌，去吧。"

简宁宁跑到客户身边，她一边微笑，一边大声对眼前的胖男人说："先生，您好！我是这里的车辆导购，请问想买什么排量的车？"

她不安的喘息引起了胖男人的注意，对方瞪着眼睛愣愣地看了她两秒钟，最后直接开起玩笑："别像你这种排量的就行，哈哈哈……"

简宁宁的脸立即红了，她收住笑，绷起脸，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办。

"老板，您气质这么好，不如我来给您介绍几款车型吧？新到的圣通雪豹，是当下跑车中的极品，保证合您身份，相信您会满意。"方瑜雯及时过来替她圆场。

胖男人瞅了一眼简宁宁，眼神里似乎有些许的疑惑，但还是笑着跟方瑜雯走了。

简宁宁感觉自己像躲过一劫似的，刚喘口气，突然发现每个导购面前都有客人，只有她是闲着的，刚刚对方瑜雯涌起的感激，突然就成了埋怨，明明自己可以锻炼一下的……想到这里，她立刻跟了过去："老板，我们圣通还有家庭用车，圣通F36，车厢宽敞，适合一家老少出游，不知您感不感兴趣？"

买车的胖男人（2）

胖男人似乎对简宁宁特别有好感，仍旧笑嘻嘻地跟她搭讪：“行呀，你最好开车带我兜几圈，舒服的话，我就买了。”

简宁宁脸一红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会开车。”

方瑜雯赶紧在她身后戳了一下，简宁宁立即像醒酒似的，连忙打圆场：“哦，不是不会开，是公司不允许我们开这里的车。”

胖男人心神领会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转头看看她，饶有意味地问：“那，如果我有车，你愿意开车载我吗？”

简宁宁脸更红了，以为只是买与卖的事，没想到卖个车还要面对这么麻烦的顾客。

方瑜雯倒是聪明，再次上前说：“老板，只要您买我们店里的车，我们就可以考虑哦。”

胖男人瞅了方瑜雯一眼，哈哈大笑，兀自挑着自己喜欢的车型，挑完转身上了二楼。不一会儿，就看到车行老板刘利生满脸堆笑地送他出来。方瑜雯和简宁宁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，胖男人倒也爽快，最后选中的还是简宁宁介绍的那款圣通F36，交了定金，签下了手续单。

手续单是方瑜雯开的，右下角的销售人员签字栏里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写上了自己和简宁宁的名字。写完了又递给简宁宁，让她带胖男人去办余下的手续。

来车行之前简宁宁便知道，自己的工资是底薪加提成，曾经还在为自己能不能卖出去车而犹豫，如今发现赚钱竟是如此容易，这让她很兴奋，双手一直攥着那张签单，仿佛那张薄纸已经幻化成了老人头，正和蔼可亲地冲她招手……忙着跑前跑后，从不愿意到乐此不疲，时间一晃就是一天。

（2）

第二天一大早，简宁宁突然接到了王雅洁的电话：“宁宁呀，记得昨天到车行来的那个胖老板吗？当时是你签的单。”

“哦，记得。”

“他说了，看好的那部车想换货，把F36换成雪豹。而且指名让你拿着合同上门签单。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我把地址告诉你，你跑一趟行吗？”

听到这里简宁宁终于明白，一向以高傲著称的王雅洁之所以这么客气，原来是有事求自己，不过想想这也是给自己赚钱的机会呢。

想到有提成可以拿，她立即答应。但方瑜雯没有简宁宁意料中那么高兴，反而是脸一沉，连连摇头。简宁宁知道方瑜雯心情不痛快，毕竟上个单是两个人一起签的，如今让自己单独去，方瑜雯肯定不高兴。她安慰方瑜雯：“这样吧，签售那栏，我还写咱俩的名字，好吧？”

方瑜雯这才笑了笑：“傻吧你，以为我在乎那几个钱呢？你呀，上门时千万要小心，这年头的男人哦……”

方瑜雯的话说了一半，简宁宁完全没听进去，此时她脑子里开始算计跑车比家用车能贵出多少倍，然后再算算自己可以拿多少提成。算下来，发现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，她忍不住美美地偷笑。

简单化了淡妆，简宁宁赶往胖男人的家里。

胖男人看来身价不菲，居住的地方是本城有名的富人区，小区干净繁华，房子建得漂亮，造价自然不会低，她想象不出胖男人的真实身份，却过早地想象到了那笔可观的提成，笑容一直荡漾在简宁宁的脸上，她觉得其实卖车也不难。

正要敲门，门却突然开了，胖男人一脸笑容地站在她面前。简宁宁被对方盯得不好意思，脸一红低下了头，这一低头才发现对方还穿着睡裤，她的脸更红了，眼睛不知应该看哪里才好。她越是这样，胖男人笑得越是灿烂，看着对方笑，简宁宁心里就涌起强烈的反感，想想大白天的，对方也不敢对自己怎样，她二话不说，抬脚进了屋。

买车的胖男人（3）

房子很宽敞，装修极考究，光是家里的电器就让简宁宁大吃一惊，五十六寸的背投让偌大的客厅看起来像极了影院。刚进屋，却冷不丁被脚下的东西绊住，这才发现屋子很凌乱，沙发上的衣服堆了一堆，且透着一股异味，一看就是没有女主人的样子。

简宁宁小心地克制着自己的表情，她怕让对方瞧出来厌恶的端倪，不礼貌。

胖男人倒是热情，亲自倒了茶，递到简宁宁手里。简宁宁轻轻啜了一小口，赶紧从包里拿出合同文本和车型资料给对方，胖男人看了看，没有直接表达意愿，只是将资料扔到桌上，突然叹起了气。

一个不再年轻的男人，在一个陌生女子面前独自叹息，且表情似犹豫，跟先前的灿烂大相径庭。简宁宁感觉莫名其妙，她小心地问："怎么，雪豹您也不满意吗？……我还可以给您再换。"说着便从包里往外拿别的车型资料。胖男人突然伸过手来，摁住她掏资料的手，这个动作很快，以至于简宁宁不知应该怎么办，她使劲儿将手拽了回来，双手紧握在一起，人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红着脸。

胖男人再次笑了，拉她坐下，语调平和地说："哦，对不起，简小姐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不想过于麻烦你，你别误会，别误会。"

简宁宁不说话，她的心咚咚地跳着。

胖男人一边道歉一边不停地感慨："唉，不瞒你说，你跟我的一个故人真像。"

似乎怕她不相信，胖男人往卧室走去，透过敞开的门，简宁宁看到胖男人正俯身在床头柜前寻找着什么。这时的她已经坐不住了，甚至忘记了合同的事，脑子里电影似的映出一些坏男人的形象，无一不是面目狰狞地虐待女主角，可怕的画面令简宁宁汗毛瞬间倒立，她局促地起身，边往外走边说："陈老板，如果……您有事，我就先走了，以后有事就直接去车行说吧。"

看到简宁宁往门外走，胖男人立即从卧室出来，一脸着急，手里挥舞着一些照片，简宁宁自然无心看这些东西，她坚持往外走，胖男人上前拉了她一把，手的力度有些大，吓着了简宁宁，她差一点就叫出声来，还好胖男人松了手。

他手上拿着的照片撒了一地。

简宁宁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东西，这一看令她更加吃惊。照片上的女人跟自己长得真的很像，眉目间的神色颇像，长发小脸，皮肤白净，只是瘦得过分了些。

胖男人解释说："这是我的初恋。她跟简小姐很像，我真的没骗你。"

简宁宁悬着的心平静些许，看看胖男人，脸上的表情还算温和，这才稍稍放下心来，她将照片还给对方，再次重申："陈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是来谈合同的。"

胖男人见她神色缓和了些，立即笑了，赶紧拉她重新坐回沙发上，一脸讨好地说："简小姐，你放心，合同我会签的，但你能不能陪我聊聊？哦，就聊她。"胖男人边说边指了指照片上的女子。

对方一脸真诚，倒也看不出什么不妥，简宁宁没有办法拒绝，只好静静地坐着。

原来胖男人叫陈升，年轻时跟照片上那个女子谈过恋爱，可对方家里嫌他穷，不同意将女儿嫁给他，最后陈升一气之下跑到云南，没想到在那儿倒腾茶叶发了财，当他带着所有家当回到小城，却没想到的，对方因为一直寻不着他，已经喝药自杀了。陈升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初恋情人，所以至今未娶。

像一部苦情电影，简宁宁没有办法不感动。陈升讲完以后，泪水也差点流下来，单纯的简宁宁只好不停地安慰："陈老板，我很同情你，但斯人已逝，生者当珍重。你要往前看才是啊。"

简宁宁的安慰令陈升稍稍平静了一些，他抹了抹眼角没流下来的泪，坐回沙发上，差一点就挨上了简宁宁，简宁宁有意地往边上挪

挪。

“简小姐，你有男朋友吗？”陈升突然问。

简宁宁本能地摇头，心里却开始七上八下的，她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狼窝，不逃出去随时都有可能被吃掉。手心里的合同已经被她攥出了水，湿漉漉的，还有些发烫。她知道，这合同是自己上班后的第一单，如果签砸了，那……不敢多想，简宁宁只好冲陈升微笑：“陈老板，我是来签合同的。”

陈升这次没有为难她，甚至连看合同都不看，直接拿过来，签下名字，且随手将定金支票递过去。简宁宁迅速在销售栏里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快速撕下客户底联给对方，这次她没有过多考虑，只想尽早地离开这里。

AA制的同事（1）

（1）

回到车行的简宁宁惊魂不定，车行人来人往，生意着实不错，新到的F36系列很受客户青睐，虽然在上市之初撞上金融危机，但其车型设计优美，价位适中，且为了鼓励销售，刘利生曾公开说过，卖得好有另外的奖金，言下之意就是这款车的提成相对比别的车型要高一些。大家都忙着捞收入，所以没有人注意简宁宁，只是下班时，方瑜雯过来通知她，晚上有聚会。

一下班，车行里的人就浩浩荡荡地集合到一起，简宁宁和###博是新来的，加上方瑜雯，吴佩，赵孟，王美洁，总共六个，齐刷刷地坐在火锅店里分享今天的收获。

这些人里吴佩是最能闹的，瘦小的她一副精灵样儿，不停地往火锅里倒肉片，倒完了再招来服务生重上。王美洁见了，一脸的不屑："喂，能不能省点吃？虽说按人头收费，可咱也得能吃完呀！"

吴佩笑笑，指指桌子对面的###博和赵孟说："瞧见没？自有打扫战场的人！"

赵孟个头小，人却精明至极，刚坐稳就问："哎，今天都有进账吧？"

吴佩撇撇嘴："少来套瓷儿，F36是廉价车，谁也不会少卖！但卖多了也不会跟你汇报，你这人呀，嘴不把门！"

"哎，吴佩，你怎么就跟我过不去呢？"赵孟急了。

"因为你的脑门上长着眼睛，太会算计呀！"吴佩边说边用手在嘴角扯了扯，做怪物状。

众人被她逗得大笑，这时吴佩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她低头看看号码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成了严肃，起身跑到火锅店外面接去了，一会儿又亟亟地回来，边穿外套边说："兄弟姐妹们，对不起啦，家里有点急事，先走一步哦。"

王美洁历来跟吴佩不和，立即跟着嘲笑：“知道你忙，别找借口了。”

简宁宁不明所以，一边惋惜一边说：“真可惜，这么多吃的呢。”

方瑜雯始终不说话，笑着看吴佩走远，脸上的笑意一圈一漾，寓意深远得很。

对方前脚刚走，王美洁就来气了：“今天就她做的单最多，竟然偷偷溜了，真是的！”

刚被吴佩数落，又极好拍王美洁马屁的赵孟不停地给她夹菜，然后小声地安慰：“就她那点破事儿……哼，她走她的，我们吃我们的！来，吃！”

方瑜雯笑笑回应：“是呀，来，我们吃！不如，大家喝点酒吧，算是欢迎两位新同事，好不好？”

全桌响应。简宁宁跟###博相视而笑，作为新人，他们觉得这些同事也蛮可爱，甚至很热情。

王美洁多次强调说：“一人一瓶啤酒，喝完再要！”

尽管在学校也喝过酒，但简宁宁还从未有过这样大的尺度，第一杯酒下肚的时候，她喝得便最慢，喝到第二杯的时候，简宁宁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喝了，方瑜雯笑着将杯子接了过去，一饮而尽。利落的样子令简宁宁不无担心：“你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喝了？”

方瑜雯依然只笑不语。这时赵孟突然说话了：“唉，生，容易；活，容易；生活不容易。做咱们这行的，一得会开车，二得会喝酒。”

说到开车，就想起今天差一点闹出的笑话，到车行前，方瑜雯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说会开车，没谁会真让你开车，但你不会开车，就别想做导购。简宁宁吐吐舌头，不再说话，她怕自己张嘴再说错话。

方瑜雯拿起杯子，倒满，然后冲王美洁递了过去：“来，小王姐，我到车行这些日子，全是你在照顾我，敬你一杯！”

王美洁些许得意地笑，脸上的雀斑立时生动起来，两人碰了杯，一饮而尽，那架势俨然是酒场老友。

AA制的同事（2）

怕冷了场，赵孟也将杯举了起来，先冲王美洁碰了一下，然后又举杯示意大家一起喝：“来，希望我们明天的生意更好！大家多多发财！”

简宁宁跟着大家又喝了一杯。瓶里的啤酒看样子还能再倒上一杯，可她实在不敢喝了，最后还是方瑜雯强行将酒倒给了赵孟，这才作罢。（2）

毕竟都是年轻人，吃饭的空隙便熟悉了。

赵孟酒喝得多，人也很活跃，他瞅一眼对面一直沉默的###博，试探着问：“哎，###博老兄，你赚钱以后想做点儿什么？”

###博的眼睛很漂亮，有些女相，大且明亮，长长的睫毛眨巴几下，笑了，然后将皮球踢了回去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赵孟回头看看坐在他身边的王美洁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为中华而努力工作！……不抽烟不知道，一包中华好多钱啊……”

他的话刚落地，众人立即哄堂大笑，气氛空前高涨，特别是简宁宁，已然被众人熏陶得不行，一直笑着。

王美洁随后说：“听君一席话，省俺十本书！”

这话听得简宁宁喷饭，她感觉这些人好玩极了，一顿饭下来，自己的嘴巴始终没合上。

吃完饭，赵孟第一个站起来交钱，他甩出一张五十块的老人头，说：“这是我跟美洁的。”

简宁宁不明白对方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时方瑜雯也甩出一百块，说：“这就算我、简宁宁和###博的吧。他们刚来都不容易。”

方瑜雯的一番话令赵孟有些赧颜，他赶紧解释：“其实并非非要AA制，实在是我今天带的钱不多，请原谅，下次，下次我一定请大家。”

王美洁倒没说什么，直接站起来往外走，仿佛赵孟给自己埋单是天经地义的。接着方瑜雯示意简宁宁应该走了。

一行人陆续走出火锅店。出了门，王美洁回头问方瑜雯："还去唱歌吗？"

方瑜雯回头看看一脸绯红的简宁宁，无可奈何地说："算了吧，宁宁喝多了，我怕她出丑，下次吧，好吗？"

王美洁瞅一眼简宁宁，什么话也不说，招手拦出租车。出租车停下时，她才回头跟大家道再见，这时赵孟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坐到出租车的副驾驶座上，探出头来对方瑜雯他们招手说："我送美洁回去。"

方瑜雯可有可无地笑笑，挥手，然后拉着简宁宁往回走。一直没吭声的###博突然从包里拿出五十块钱塞到她手里，迅速道再见。

方瑜雯看着###博离去的背影，悄悄对简宁宁说："或许，他是个真正的男人。"

简宁宁本来心里就有好多问号，如今只剩下她跟方瑜雯两个人，她的嘴巴立即不停地冒着问号："王美洁怎么那么高傲？赵孟在追她吗？还有那个半路逃跑的吴佩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这些人奇怪又好玩儿。"

方瑜雯伸手点了她的额头一下："你就傻吧！王美洁跟王雅洁是亲姐妹，王雅洁跟老板关系又不一般，你说，这里的人谁能不敬着她？那个赵孟不过是想利用她做靠山罢了，你还以为他真的喜欢她呀？"

"不喜欢干吗对人家那么殷勤？利用人家做什么？为什么不自己打拼？"

"这年头，男人找到一个好女人，能少奋斗半辈子。"

"话虽如此，可那个王美洁好像并不喜欢他呢。"

"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。主要的问题是，人家愿意在一辆车上坐着。"

方瑜雯说这话的时候，表情复杂。简宁宁感觉自己真的有些喝多了，她搞不懂的事情实在太多，只好在夜里一次次拽着想入睡的方瑜雯发问。

“瑜雯，你说王雅洁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我怎么感觉她特别奇怪呢？阴晴不定的。”

“傻瓜，你还没瞅出来吗？她是老板的地下情人，厉害着呢，车行大小事务全由她掌控，你呀，以后可得小心了。”

简宁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本来还想跟方瑜雯说说今天签合同的一些奇遇，可她实在是困了，双眼一合睡了过去。

你在为谁工作

自到车行以来，简宁宁还是第一次到二楼来，车行分三层，地下室是大修厂，一楼大厅是销售，二楼是办公室，会议室，还有大客户接待室。

每个礼拜一上午九点，车行的所有员工都要在二楼会议室开例会。老板刘利生也是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新员工面前，这个男人不年轻了，四十开外的样子，个头不高，很胖，给人一种浑身肉肉的感觉，可就是这样的身材，他依然喜欢穿长风衣，每天到车行来都不定时，甚至你都发觉不到他的到来，只感觉一阵风似的旋上了二楼，越是有心事，他走路就会越快，如果没什么大事发生，他反而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你的左右，吓你一跳，你乐了，可他却一点也不笑，只是抿下肉肉的嘴唇，转个身慢吞吞地上二楼，从背影看，像只笨重的企鹅，可就算是企鹅，他走路还是没有什么声音。

所以说，刘利生这个人很怪。

同时他也很有钱。方瑜雯曾偷偷告诉简宁宁，不说别的，但说这车行里的样车，按进价算的话，加起来也不止三千万。这个数字令简宁宁感觉很遥远，在她的印象里，不求三千万，三百万，只要有三十万就够了，买一个小小的公寓，然后上着一份安稳的班，小富即安的日子就已经很完美。

可这些想法对方瑜雯来说，简直是可笑到极点。她不止一次地点化简宁宁："傻吧你，人到世上走一遭不容易，可你这一遭全让自己给糟蹋了！"

简宁宁无可反驳。她觉得自己天生就不是长进的人。从上那所三流大学开始，她就觉得自己的人生从此只能随波逐流，没别的路可走。

例会开始。

刘利生首先清了清嗓子，四下扫视一眼，颇有些威严架势，然后才说："今天这个例会有些特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新员工加入。新员工的加入是好事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车行又壮大了，又增加了新鲜血液。在这里，我向两位新同事表示欢迎，同时也希望你们多提意见，毕竟，公司发展了，你们才会有发展。说到这里呢，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——你在为谁工作？大家思考一下，你在为谁工作？有人说，我在为公司工作，每天按公司里的钟点上下班，朝九晚五尽心尽责，只等月底领薪水；还有人说，我在为老板工作，老板赚大头，我赚点小利，总之钱都让老板赚跑了，我只是糊口而已，所以得过且过。其实呢，静下心来好好想想，你们到底在为谁工作？难道真的是在为我、为公司工作吗？"

说到这里，刘利生突然停止了讲话。

几十名员工开始窃窃私语。简宁宁跟方瑜雯对换眼色，哑然失笑。她这一笑令刘利生很是不解，于是点名道姓地叫起了她："新来的简宁宁，说说你是怎么看的？"

简宁宁突然被点名，紧张地站了起来，像个回答老师提问的学生一样："为自己工作。"

刘利生肉肉的脸上突然乐开了花儿："哦？说说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"

简宁宁是学管理的，这些自然难不倒她，三下五除二，很是利落地说："每个人做每件事其实都是在为自己做，这是生存的根本，也是基本的工作态度。"

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其实早就开始笑了，这类幼稚问题对她来说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，可她知道，自己不能明说，只能深入浅出如此解释。可正是她这种解释令刘利生惊喜，此时他已经乐得张开了嘴巴。

"好！好！你别紧张，坐着就好！简宁宁说得很对，大家不要带着情绪工作，其实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工作，我的工作是做好公司运

作，而你们就是做好自己岗位上的事情，事无大小，认真才行。我的话，大家可听明白了？”

众人纷纷附和。王雅洁一直冷旁观，娇俏的脸始终冷着。

不知是心情好，还是感觉有人开始理解自己的讲话，刘利生讲话更加眉飞色舞起来。

“下面，我给你们再讲讲工作中的一些规矩。第一，敬业。不管在哪种行业打拼，这都是首要的规则。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，刚踏入社会，对人生未免有太多的遐想，对工作倒是少了份责任心。这里我就要告诉你们，不要爱哪行才做哪行，要做哪行就学着爱哪行！你们不要觉得是在为老板工作，为公司干活，而忽视自己的职责，要知道，工作是人生价值的体现，是你生存的根本，想过好日子，就得努力工作，好好工作。第二，尊敬客户。这点我就不用多说了吧？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你不可以不尊重父母，更得依托衣食活着。这道理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第三，做销售这行，特别是汽车销售，一定要做到双甜，即嘴巴甜，笑容甜。人家拿钱来买车的同时，还购买了我们的服务，而我们的服务是先从销售入手的，所以，你们的一些行为就代表了公司的形象，一定要热情至上，尽量做到让客户满意。明白了吗？

面对一连串的问号，众人只能附和再附和。时间过半，大家听得都有些昏昏欲睡，幸好有电话来，王雅洁适时地抬起手腕指指时间，他这才意犹未尽地将会场留给王雅洁。

王雅洁仿佛很早就憋足了劲儿，可一直没有讲话机会，刘利生一走，她立即清清嗓子站到了桌前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先总结一下本周的工作情况。雪豹上市以来销量一直不错，老员工本周表现出色，赵孟、王美洁销量居前。”王雅洁用眼角余光扫一下简宁宁跟###博，继续说，“在这里，我简单对新员工讲一下销售技巧。有客户进门，先要学会观察，看他的着眼点在哪儿，如果他是专程来看车的，且一来就将目光聚集在某款车型，那么此时

你就要明白，对方是有备而来，可能私下早就查过资料、收集过信息；如果他继续问车子性能，那你就更要注意，记得及时问对方买车的意图，根据对方的买车意图来判断介绍什么样的车。这是一个销售人员必须具备的眼色，要学会观察。走好这一步，以后的事就容易得多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”

简宁宁跟###博自然明白，这是问他们两个新人呢，忙不迭地点头。

神秘的“0004”（1）

（1）

回到大厅的时候，简宁宁仿佛还在做梦，小步跑到方瑜雯面前，大倒苦水：“哎呀，比在学校上学还紧张呢，这老板真能说，竟然还有那么多的问号。”

方瑜雯回了她一个笑脸：“别理他，他这人就喜欢这样说教，想必是早年有教师情结吧。”

简宁宁嘻嘻哈哈地跑回自己的位置，然后一脸热情地看着玻璃门外，工作有了起色，这令她有些喜欢这里，心里一直思忖着，今天会来几个客人呢?

正想着的时候，玻璃门外走来一个人，确切地说是三个，一个在前，个子不高，但派头十足，后面两个高大威猛，不仅为前者开门，且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。

这种情形简宁宁在电影上见多了，她脑子里闪现出来一个词：黑道大哥。

赵孟第一个冲上前去欢迎，随后吴佩也跟了过去，可那人好像对谁都爱答不理的，这时刘利生从二楼上飞奔下来，他胖胖的身子不停地晃动着，企鹅腾飞一般，速度极快，一边跑一边冲来者伸手：“哎呀，领导好，领导来了。”

来人好像并不领情，微微点点头，然后一脸严肃地从随身包里拿出了墨镜戴上，那架势跟港片里的黑道大哥一模一样。

刘利生没讨得半句问候，但他还是一副笑脸模样，殷勤地亲自介绍每款新车，然后王雅洁一溜小跑地奔了过来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您好，您好。”

看到这里，简宁宁心里就打起了鼓，要知道，王雅洁平时对刘利生也没这么小心对待。且自从客人来了之后，王雅洁立即吩咐赵孟在

门外看着，小声叮嘱他：“再有客人进来，找个理由，让他们在外面等等。”

透明的落地玻璃大厅里，仿佛团进一朵乌云，每个人的表情都严肃起来。刘利生小心地介绍着车款，性能，甚至连颜色都小心翼翼地报过了，来者相中那款昂贵的城市猎人，刚上市一年，标价是五十八万。

矮个胖男人上前拍了拍车身，冲车的底座踢了两脚，然后指指车样本，微微点下头。这就算成交了。

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，只是在办手续的时候签了个字，便带着两个随从匆匆出了门。

此时简宁宁正好在门口替赵孟看门，她迅速抬头看看来人，然后又迅速低下了头。门外，客人微胖的身子努力地塞进一辆桑塔纳里，车子疾驰而去。

不过一辆桑塔纳的主人，有什么好神气的？偏偏尾号还弄了个0004，瞧着也不吉利。简宁宁不满地撇下嘴，感觉这人好没礼貌，就算不理我们这些小喽啰，也应该对刘利生尊重一些吧，竟然连句再见也没有。

中午的时候，趁吃午饭，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今天的怪事，王雅洁仿佛早有预料，第一时间赶上前来制止，并一再警告：“看到也要装作没看到！”

大家吓得立即不敢再乱说话，沉默着将盒饭吃完。简宁宁趁着空闲还是问方瑜雯：“她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没想到方瑜雯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这话就被一直竖着耳朵的王雅洁听到了，她一个回身便骂：“简宁宁！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吗？别以为早上例会表扬你几句，便不知天高地厚，你要知道，自己还在试用期呢！”

简宁宁不敢再说话，可心里却极不痛快。怪不得方瑜雯私下警告自己，离对方远点，原来素质确实一般！到车行这两天她打听过，王

雅洁中专毕业，论资历自己比不上对方，可论学历，对方比自己可是差一截呢！让一个中专生天天来呵斥几个大学生，她总感觉心里不服气。

神秘的“0004”（2）

还好，方瑜雯及时替她打圆场：“好了，宁宁，王姐说得对，你还在试用期，还有许多东西不懂呢，要在工作上多用心，明白吗？”

简宁宁不说话。王雅洁看看她，转身离开，临走再次丢下一句话：“好自为之。”

等到王雅洁离开，简宁宁立即没了胃口，将饭盒往地上一放，索性不吃了。方瑜雯好言相劝，这时已上二楼的王雅洁站在楼梯上唤着：“方瑜雯，你到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
（2）

方瑜雯不敢怠慢，用眼神示意简宁宁不能太任性，然后大踏步上了二楼。

二楼办公室，王雅洁一脸无奈地看着方瑜雯说：“小方，你可真给我找了个难题。瞧着你怪机灵的，你同学……唉，不过我也不怪她，毕竟是刚毕业的学生，还嫩了点儿，你以后要多帮助她才行。”

方瑜雯边听边点头，同时向王雅洁保证：“王姐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她，你别介意，她这人就是脾气直，性子蔫儿，人倒是很实诚……”

“小方，自你进车行以来，王姐待你怎样？”

没料到王雅洁会突然转了话锋。她的小器量，早就有所领教，但方瑜雯来不及多想，立即回应：“王姐就像我自己的姐姐。”

“哈哈哈……是吗？自己的姐姐？不敢当哦。我只希望大家好好相处，除了同事之外，还可以做朋友，相互信任，相互提携。”

“是。谢谢王姐。我记下了。”方瑜雯一脸谦卑。

“小方，坐吧，别拘谨，我没别的事，就是跟你随便聊聊。”王雅洁依然笑，“哦，对了，再说你那个同学，她还真是人才，你们学校出来的，个个精英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方瑜雯越来越不清楚对方的意图，只好干笑。半年多的职场经验令她明白，此时不说话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

“看过《三国》吗？里面的桃园三结义，感动不感动？”

“读过。不太懂。”方瑜雯越来越摸不清王雅洁的意图，只好打着哈哈。她清楚，自己不能说没读过，但也不能说懂得，因为对方话里的意思，绝对另有所指。

看着方瑜雯一脸的小心，王雅洁笑了，面露几分满意。起身给方瑜雯倒了杯水，递水的时候突然不小心让水洒到了文件上，两人手忙脚乱地收拾着，方瑜雯无意当中瞥了眼打开着的一份合同，上面是简宁宁刚签的购车协议，她惊喜地发现，合同上的数目不少，可这惊喜只是一个瞬间，很快，她的表情就冷了下来。

合同右下角的销售栏里，赫然写着：简宁宁。

再无其他。

也就是说，这份签单跟自己任何关系也没有，而合同背后的利润，跟自己也没任何关系，这让她很恼火。简宁宁跟自己承诺过签单算她们共同的，原来，都是在说好听的。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外表单纯的简宁宁，原来，在利益面前，说话是不算数的……

接下来，王雅洁说了些什么，方瑜雯都稀里糊涂地点头，脑子里映着的始终是那份合同。

从二楼办公室下来，方瑜雯有种受欺骗的感觉，甚至忘记了看王雅洁那张表情莫测的脸。

简宁宁第一时间凑上来问：“她跟你说什么了？脸色这么差。”

方瑜雯看着她，足有十秒钟，最后坚决地摇头：“一点小事。”

简宁宁心知肯定不止这些，但她知道不能多问，这个车行越来越让人压抑，总觉得，在某些看不到的地方设了机关，稍有风吹草动，王雅洁就会发现……

只是同学（1）

（1）

方瑜雯莫名其妙开始躲避简宁宁。上班自己兀自就走了，下班更是转身便跑。她这样的表现令简宁宁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，虽说不上哪里错了，但一定是出了差错，因为对方的表情明明是厌恶自己的。

晚上，寻了机会，简宁宁跑去超市买了五彩爆米花，殷勤地请方瑜雯吃，可对方连瞧都不瞧一眼便拒绝，然后便冷着一张脸，不阴不阳地说："我可不差这点儿。"

简宁宁有些听不明白，她盯着对方阴云密布的脸，小心翼翼地问："瑜雯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说给我听嘛。"

"靠！树不要皮，必死无疑；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"

从不说粗口的方瑜雯令简宁宁大吃一惊，虽想不明白自己哪里错了，但她知道，对方是在跟自己生气，圆脸因为激动绯红一片。

"瑜雯，有话好好说不行吗？"

"我不想对牛弹琴。"方瑜雯依然怒火中烧，她极力掩饰的表情令简宁宁越来越吃不准。

听到对方这样骂自己，简宁宁彻底恼了，上前扯开对方刚盖到身上的被子。

"说谁是牛？你给我说明白！凭什么对我黑了一整天的脸？我到底哪里错了？"

方瑜雯固执地将被子重新拉到身上，丢个冷背给她。简宁宁不干了，一使劲，便将被子拽开来："瑜雯，你倒是说话呀！"

对方腾地从床上跳起来，一边寻找着地上的拖鞋，一边厌恶地往外走。简宁宁自然不乐意，她拉住方瑜雯，再次相问。

"好啦！衣服都扯坏啦！简宁宁，我问你，是谁给你介绍工作的？是谁在你惹事之后忙不迭地为你擦屁股的？俗话还说呢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你扪心自问，我方瑜雯哪一点对不住你？嗯？"

简宁宁瞪着一双眼睛不停地眨，不管在语言能力，还是社会能力上，她都不及方瑜雯，但有一点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，那就是固执。

“方瑜雯！你把话说清楚！我简宁宁哪里错啦？”她不喜欢打哑谜。

听到简宁宁大声地吼，方瑜雯却突然冷笑起来：“是，你没错，是我瞎了眼，成了吧？”

简宁宁越加越糊涂，她想生气，想斥责，可憋在嘴里的词儿只有一个：“为什么？”

方瑜雯看看眼前的简宁宁，那双眼睛，瞪成圆月，盛满了疑问，更多的还是无知，正是这种无知，曾经在多少个夜里，令她像大姐姐似的，一次次给对方上着社会课，其实在心里，方瑜雯也是相信简宁宁的，相信她不会为了几个提成便将自己忘了，可事实摆在眼前，那张明晃晃的签单像把刀子，早就将自己的心劈成两半，不是钱的多少，而是朋友情谊没了。

“瑜雯，到底怎么了？”

简宁宁的追问，令方瑜雯觉得好笑。一个犯了错的人，一脸无辜的表情是那么的单纯，她不知道简宁宁是故意的，还是无心的。但无论如何，那笔提成款，如鲠在喉，吐不出来，又咽不下去。

“算啦，宁宁，我心情不好。睡吧。”方瑜雯突然不想再纠缠。

“什么？睡？！不行！有话就要说明白，不然我睡不着！给我个理由！”本想息事宁人的方瑜雯，却被简宁宁激了一把，对方像发了火的小牛犊，正一脸愤怒地看着她。

“方瑜雯，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骂我是牛？还说什么对牛弹琴？我就那么笨吗？说，今天是为什么？是王雅洁说我的坏话了，还是……总之，你得给我个答案！”

同窗四年，方瑜雯自然晓得简宁宁的倔，当初带她进圣通时，就怕她这种脾气会惹事端，没想到，今时今日，这份倔强爆发在了自己

身上。她不打算回应，脱了鞋，再上床，倒头想睡。很显然，简宁宁不允许她这么做，一手擎着爆米花，一手奋力地扯她的被子，方瑜雯实在没有心情跟她闲闹，猛地甩了一下胳膊，简宁宁没挡住，手里的爆米花彻底撒到了地上，狼藉一片……

只是同学（2）

空气瞬间凝固。两个人都有些吃惊，特别是方瑜雯，因为她紧接着便听到了简宁宁的哭泣，声音细微，却充满了委屈。明知道，应该委屈的是自己，却没想，对方比自己先行一步流泪。有时候，某些环境下，对女孩子来说，谁先流泪，谁就是胜者。

“好了，宁宁，别这样，我心情不好，你不要生气，成不成？”

对于方瑜雯的这种解释，简宁宁自然是不信的，她一边抽泣一边哽咽地问：“到底为什么嘛？”

方瑜雯觉得自己快崩溃了，她张开嘴很想大声说出自己的委屈，这时电话响了。

（2）

来电话的不是别人，是跟简宁宁同一天进车行的###博。对方在电话里小心又真诚地说：“方瑜雯，我可不可以请你吃个饭？”

平心而论，自从上次AA制之后，方瑜雯对###博就产生了好感，不仅因为对方识时务，更多的还是因为对方那双眼睛，温和多情，如同一汪春水，曾经在夜里她无数次地跟简宁宁说：“这个###博，要是生成女人，指不定多漂亮呢。”

其实她忘记了，一个女人夸一个男人好看的时候，往往是动了心的。

想都不想，方瑜雯立即点头同意，带上门离开的时候，丢了一句话给简宁宁：“自己吃点东西吧。”

方瑜雯将门关上的时候，简宁宁突然不哭了。她清楚，对方还是在生气，而且是跟自己。但她不想想那么多了，因为说到吃饭，她感觉自己真的饿了。于是，三下五除二收拾散落一地的爆米花，边收拾，边捡几颗放进嘴里，心里不时地埋怨方瑜雯又浪费了两块钱。

就在简宁宁边收拾残局边怨愤的时候，方瑜雯已经一脸笑容地跟###博面对面坐下。

看着眼前一桌丰盛的饭菜，方瑜雯立即“埋怨”上了：“呀，这么多？赶紧退两个吧，我们吃不完的。”

###博用好看的眼睛注视一下她，然后微微摇头：“这些天一直是你照应我，应该的。”

看得出###博是用了心的，选的餐厅很讲究，音乐轻缓流淌，食物色香味俱全，加上那身精心搭配的白色休闲装，令方瑜雯瞬间有些恍惚，觉得对方是在约会自己，有种恋爱的感觉。想着想着，她便无声地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？哪里不对吗？”###博一脸小心。

“没有。只是想笑，觉得我们有些像恋人约会，这气氛、这音乐……呵呵。”

方瑜雯一边用眼角余光扫###博，一边故意抬高自己的下巴，将视线聚拢到二楼拐角的钢琴处。其实她并不是想听钢琴，也并不知晓钢琴师弹的是什么，她只是知道，自己抬高下巴的时候，脸形会显得长一些，自己会显得动人一些。

###博看了她两次，一次比一次时间长。透过餐厅暗黄的灯光，方瑜雯知道，自己成功了。

方瑜雯嫣然一笑，轻轻拿起红茶，慢慢细品。其实这些动作全是她在电影上学来的，一个成熟的女人应该懂得优雅，虽然自己还不成熟。

“方瑜雯，其实……其实你挺漂亮的。”###博的脸在半明半暗的光影里晃动，声音却迷人极了。

“其实？那么说……其实以前我在你眼里并不漂亮，是不是？”方瑜雯故意逗他。

“哦，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别介意，你在我眼里就是最漂亮的。”说不清是真话还是假话，###博紧张得额头渗出了汗珠。

方瑜雯便也不为难他，轻声说：“谢谢。”其实这也是她的聪明之处，踏入社会虽然时间不久，但读了许多为人处世的书，她知道进

退，懂得适可而止。

只是同学（3）

（3）

暧昧刚刚开始，面对自己中意的人，方瑜雯有些陶醉，忍不住问：“###博，你有女朋友吗？”

###博的脸立时暗了下来。好看的眼睛在光影里黯淡一片，接着便轻摇头。

“有过。可我没钱。”

这样简短的回答，令方瑜雯既开心又赧颜。乱世之下，繁华背后是一颗颗被物欲浸淫过的、不甘平凡的心。

那么，自己呢？她不敢想。###博也没给她想的机会。

“方瑜雯，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女孩。”

心里刚刚萌芽的念头，被对方轻轻一夸，立即烟消云散，她忙不迭地笑：“呵呵……真的吗？”

###博是个优雅的男生，似乎很成熟，脸上并无大起大落的表情，依然轻轻点头：“真的，你热情、豪爽、身上有一股侠义之气。能跟你做朋友，我觉得很幸运。”

被自己中意的人夸奖，世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？

方瑜雯立即笑靥如花。

看见佳人笑，###博立即来了兴致，顺手将餐桌上的塑料玫瑰取出来，递过去，眨着那双迷人的眼睛，轻声说：“认识你，真好！”

如此惬意的意外，令方瑜雯有些激动，甚至忘记了适才跟简宁宁的不愉快，含羞带涩地接过玫瑰，脸上润红一片。

“###博，你……还真浪漫。”

“其实，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有些动心，只是不敢明说。要知道……我一无所有。”

对方一而再地坦诚自己的清贫，这令方瑜雯非但没有反感，反而生出些许同情。要知道，像赵孟那样趋炎附势的男人已经太多，如今

遇上如此单纯、如此诚实的###博，说来其实是件令人安慰的事。

只是，聪明的方瑜雯并没接对方的话，她只是笑。

###博跟着笑，再无语。

轻快的音乐缓缓流淌，轻飘飘地将爱情的诗句流进了两个人的心里。

这一餐饭吃得惬意，吃得漫长，吃完后又都有些恋恋不舍。直到将方瑜雯送回住处，###博才依依惜别，深情的模样仿佛两人已然是恋人。

“瑜雯，好好休息。”

听听，一餐饭的时间，几许对视，几许赞美，连称呼都改了。少男少女的恋爱，多么的单纯，又多么的迅速。

方瑜雯有些兴奋，没喝酒，脸却一直红着，仰起粉嘟嘟的小脸，吐气若兰：“嗯，晚安。”

一步两回头，是恋爱最初的状态吧。走了两步，###博抬头看看楼上的灯光，又折了回来：“要不要，我送你上去？”

“哦，不用了，简宁宁可能睡了。”

“你们可真是好姐妹，有人一起住也有个照应。”

听到###博说到好姐妹，方瑜雯等待春风的心突然遇上了寒流。她轻笑着回应：“我们……只是同学。”

###博点点头，轻挥手，两人这才算真正的告别。

直到躺回床上，方瑜雯的感觉依然是轻飘飘的，她觉得这一切像做梦，由好感到恋爱的转变，竟如此之快。夜，开始漫长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床板吱嘎作响，吵着了简宁宁。

“呀!回来啦？几点了？”简宁宁睡眼惺忪。

“十点四十七分整。睡吧。”方瑜雯依然沉浸在刚才的约会里，声音甜美地回答。她如此温柔的回应令简宁宁立即从睡梦里彻底醒来。

“瑜雯？你……没事了？”

“本来也没什么事。”方瑜雯转个身，声音依然暖暖地，“哦，宁宁，你觉得###博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不了解。你……是跟他约会去了？哎呀，怪不得。”这次简宁宁倒是狠狠聪明了一回。

“嗯，他对我表示了好感。你知道的，我长这么大，除了大一谈过一个男朋友，再没享受过爱情……”

“嗯，那人挺帅。”

“是呢。我也在想，他怎么可以长得那么好看，呵呵……”方瑜雯轻轻附和着，转身看着窗外淡淡的月白，思绪一直停在刚刚###博的笑容里……想着对方在笑，自己也跟着笑，直到笑到清醒。转身时，简宁宁已经鼾声四起。

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1）

（1）

自从上次公司例会开完之后，王雅洁对简宁宁一直没有好脸色。

比如，早上她嘴里叼着一包牛奶还没喝完，王雅洁便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大声呵斥："还有没有点规矩了？！不是告诉过你，上班时间不允许吃东西吗？！"

简宁宁含进嘴里的奶差点被吓得喷吐出来，一个转身，狠狠地抹一把嘴角，将手里余下的半包奶恋恋不舍地丢进了垃圾桶。然后一脸无辜地看看方瑜雯，对方却早将目光移向了窗外。

简宁宁心情坏到极点，她感觉自己越来越不适应这鬼地方，心里某个地方开始翻腾，涌上来的却是泪水。一滴两滴，滴滴晶莹，止不住，只觉得委屈莫名！

王雅洁一张美脸并无多少心疼，轻挑一下眉毛，上前一步，丢下一句："简宁宁，注意形象。"说完，转身离开。

简宁宁拧拧鼻子，抬头看看四周，每个人都用一副不解的神情看着她，就连跟自己一同进车行的###博，脸上也没了前几天的友好，眉宇刚好拧成川字。

将目光掠过满眼鄙视的王美洁、一脸小心的吴佩、无所谓的赵孟，还有毫无表情的方瑜雯……所有人似乎都很不理解自己，甚至都很瞧不起自己。这令简宁宁有种孤立感，她知道，现有已经不是学生时代，没有了老师的呵护，没有了班干部的包容，总之，先前的一切都不存在，甚至连方瑜雯的友情也淡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初入职场，简宁宁今天才感觉到冷，彻骨的冷，这种冷是无人能助的孤立。

阳光洒进车行，洒到每个人身上，客户推门进来时，个个变得笑靥如花，让人如沐春风。可简宁宁越来越感觉，谁笑得都不真诚。

她开始失语，不想说话，觉得每个人都不友好。

但是，身为销售，有人来不说话是断然不允许的。所以，简宁宁也笑，笑得勉强，笑得生硬，带着几分被挟持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令她失了该有的热情，客户自然也是留不住的。整整一天下来，简宁宁没签成一张单，零纪录的开始。

单子签不成，就赚不着提成，没有收入，工作也就失去了动力。简宁宁收拾着自己的衣物，默默地跟在方瑜雯身后往回走，走了没几步，方瑜雯读了一条短信，回头对她说："我有事，你自己回吧。"

似乎用不着简宁宁回答好与不好，只是例行公事，通告而已。

黄昏光影里留恋的斜阳已经坚持不了多久，趁着最后一丝光亮，简宁宁大踏步往回走着，脑子里乱成一片，总也理不清头绪，想起自己上大学时，父母那殷切的眼神，仿佛只要上了大学，家里就有了希望；上大学真的有希望吗？刚上大一，学校便盛传，企业管理已经过时，这年头不是家庭作坊、就是家族企业，还用得着一个外人去管理吗？更有甚者说，就算有关系，也进不了国企，那些事业单位更别说了，职工的孩子都安排不下……

传言种种，无非说明一个问题：就业难。

当时的简宁宁猜到了就业难，却没想到，毕业这年恰逢老美闹危机。金融危机是什么？比风暴还可怕，瞬间袭击全球，失业者鬼哭狼嚎，据说南方某开放城市，一夜之间十七家工厂倒闭。金融危机，来势凶猛，而毕业的大学生们，像洪水中的小蚂蚁，没来得及适应，已经被无情地吞噬。

当时有眼明手快的同学，先一步离开学校，比如，方瑜雯。大学最后一年，学校允许提前离校实习，方瑜雯早一步离开，找了无数工作，最后来到了车行，当时许多留校等待毕业的人都说："她呀？穷折腾，给人卖车去了！"听着几分心酸。但当看到方瑜雯浑身上下由里到外全是名牌的时候，大家眼都红了："哇！卖车这么赚呀？"

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2）

方瑜雯历来聪明，第一时间将所有猜测挡了回去：“金融危机来了，谁也别想好过，不是我赚了钱，而是先前的我过于清贫罢了。”

好奇的目光瞬间收回，大家各自寻“买”家去了。

寻了机会，简宁宁私下问过方瑜雯：“不想再找份别的工作了吗？”

“谁不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？可我们有那本事吗？还是先赚点活命钱吧。”方瑜雯已然老成，那口吻历经沧桑一般。

简宁宁当时没放在心上的。她一直相信，自己会找到好工作，至少是在办公室当当副手，哪怕是收发文件的小文员，只要不抛头露面，只要朝九晚五，她就满足。

现实是残酷的，学生时代不提幼稚。

简宁宁自然没能得愿。实在没招，随了方瑜雯，进了圣通4S，貌似温饱可以解决，可眼下的形势令她觉得特别压抑。

（2）

快到住处时，简宁宁已经将这些往事回忆了一遍。

耳边有劈里啪啦的鞭炮声，放眼望去，一家新开业的书店赫然立着，上面一幅大大的条幅写着：“危机来了，你的知识够吗？”

很诱惑人。忍不住进去看看。

没想到的是，书店里竟然人山人海，从少年到中年，甚至还有头发已经斑白的老人。简宁宁往里挤的时候，不小心踩着了别人，道歉时她瞥了一眼对方手里正拿着的书：《职场立身之根本》。题目有些大，却令她动了心思。

简宁宁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职场中人，但她知道，自己必须着手解决人际关系。至少，不希望再看到大家冷漠的脸。

抱着新买的书，简宁宁有些兴奋，她期望这本书能带给自己好运，兴冲冲地小跑回去，连饭都忘记了吃，便打开书急切地在书中寻

找着答案。

书上说：进职场第一招，就是搞好同事关系，有钱可以多请客，没钱就要花点心思，讲讲笑话，多做些公益事儿，比如，打扫卫生，给老板泡杯茶等。

看到这里，简宁宁立即笑了，她有些激动地挽起袖子，将住处四下清扫干净，然后别出心裁地将自己一床新买的床单剪开，大片的换下旧的窗帘，小片的做成小花团挂到空白到发灰的墙壁上。弄好这一切，仿佛还有些不满意，竟扯起了方瑜雯的床单，跑到卫生间仔细地洗起来。

这一通忙活之后，时间已经很晚了。方瑜雯回来的时候，立即闻到了一股花露水的香味，浓烈得令她忍不住吸起了鼻子。

“宁宁，搞什么呢？呛死人了！”

简宁宁欢欢喜喜地迎上去：“瑜雯，回来了？来，喝杯水吧。”

方瑜雯以为对方吃错了药呢，一脸纳闷地看着眼前这杯水。

简宁宁笑了：“我一直等你回来呢，一个人睡不着，也不想睡。”

“你……没事吧？”

简宁宁仰头笑：“呵呵，没事，就是不想一个人先睡，担心你呢。”

同窗四载，方瑜雯仿佛刚认识简宁宁似的，过去的简宁宁哪里会说这样的体已话？她上前摸一把对方的额头：“宁宁，你不发烧吧？”

看着方瑜雯既惊喜又迟疑的表情，简宁宁简直想跳起来！她知道，书上说的全对了，至少，方瑜雯开始感动了。

“放心，没事，就是担心你。晚安！”简宁宁微笑着说完最后一句话，倒头睡去。她倒是睡安稳了，方瑜雯却睡不着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方瑜雯睡得正好，鼻息突然传来一阵清香。睁开眼，冒着热气的牛奶被简宁宁端到了眼前，对方那张青春的脸上，一副讨好的神情。

“喂，宁宁，不是吧？有没有搞错？”

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3）

“吃吧，吃完了，我们上班去。”简宁宁依然微笑。

方瑜雯有些莫名其妙，但还是接过牛奶喝了。两人出了门，向车行走去，只需步行二十分钟，便是车行。这也是方瑜雯的聪明所在，当初租这房子的时候，她便说：“租金再贵也要租，这距离一来省了车费，二来锻炼了身体，值！”

不愧是学企管的，事事计划好。简宁宁其实是打心眼里佩服方瑜雯的，虽说对方在校成绩不如自己，但头脑绝对在自己之上。

（3）

第二天上班，简宁宁麻利地换好工作服，跟值班的吴佩一起拖地。吴佩生得瘦小，但人极精明，偌大的大厅拖完了，这才提醒简宁宁：“今天是你值日吗？”

简宁宁笑着摇头：“看你瘦小，就想帮帮你。”

有些感动吧，至少吴佩再看她的眼神变了，有了些许温和。

简宁宁拖完地便拿着抹布冲到了二楼，二楼办公室是需要打扫的。吴佩眼明手快地将她拖住：“喂，你别傻，二楼哪是你能去的？那里不需要打扫。”

简宁宁有些不解地回头，吴佩四下瞅瞅，轻声告诉她：“二楼是老板办公室，我们去不合适，你下来吧。”

“可是，那里不打扫也会脏的，不是吗？”简宁宁的倔劲儿又上来了，她很想知道，帮老板打扫完卫生之后，是不是真如书上说的，会被另眼相待。

吴佩摇头还想再劝，这时刘利生从办公室出来，胖胖的身子一步步移向她们。

“打扫卫生，是吗？”刘利生的话很轻，却依然吓着了简宁宁跟吴佩，要知道，平时刘利生是没有这么早来的。

简宁宁站在楼梯口，她清楚自己必须回答。

“总经理早。我这就去。”

吴佩看着简宁宁进了办公室，一脸的吃惊。

简宁宁仔细地擦着刘利生的办公桌，有些地方可能许久没擦拭，暗藏了许多污垢，她便低头呵气，然后再一遍遍地擦。

刘利生冲了茶，茶叶随着沸水翻腾的香味随着空气四下漾开。

“你叫简宁宁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刚毕业的大学生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两天干得怎样？习惯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刘利生听完简宁宁第三个“嗯”之后，突然哈哈笑了：“哈哈哈……你会不会换种方式回答？”

简宁宁抬头看看对方的笑脸，仿佛受了什么指使，一时之间忘记了身份：“怕说错话，被责怪。”

话刚说出口，她便知道，自己又闯了祸。因为此时王雅洁正一脸怒容地站在门外，她怕看对方这张脸，明明很美，偏偏总是一股子怒气。

王雅洁将手里的早餐放到桌上，指了指简宁宁，厉声问：“这里我会亲自打扫，你怎么上来了？”

简宁宁这才记起吴佩的话，原来，老板办公室不是不用打扫，而是早被王雅洁包了。之前对她的传闻，简宁宁还是半信半疑，如今看这架势，十有###是真的。她有些不理解，如此美丽的女人，为什么非要自己贬低身份，甘做人家的小三儿？且如此明目张胆？

简宁宁的手停在半空，她知道，自己应该适时退出。这场战争里，赢家不会是自己。

就在她转身要离开的时候，刘利生突然说话了：“简宁宁，你就打扫吧，来都来了。”

简宁宁再回身，看看王雅洁的脸。小心翼翼。

王雅洁自然不会给她好脸色，抢过她手里的抹布兀自抹起了桌子。

退，退不得；进，更是难。简宁宁就那么傻傻地站着，直到把刘利生给看乐了。

“哈哈哈……简宁宁？这个名字很好记。哦，对了，资料上写，你是学企业管理的？我是个老粗，有时间还得向你们这些大学生请教一二。上次学会你那句：为自己工作，说得非常好！员工都有这种精神，别说金融危机，就算再来个亚洲风暴，我也不怕了！”

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4）

简宁宁感激地抬头看看刘利生，起初对他的胖样子还有些讨厌，如今看起来，对方没有一点老板架子。

“可不敢，您懂得肯定比我们多。”

“来，坐。我还真想听听课。”刘利生友好地拍拍身旁的沙发。

简宁宁哪里敢坐？那头王雅洁的目光像刀子，早已刀锋外露。

简宁宁脑子突然涌出书里一句话：以退为进，卑微做人。她一边往门外退，一边说：“哪里敢，总经理，王经理，没什么事，我先下去忙了。”

不等两人表态，简宁宁早就跌跌撞撞跑下楼去。吴佩一脸紧张地迎上来：“简宁宁，没事吧？别跟她计较，没用的。”

简宁宁明白吴佩在帮自己说话，也明白了开始对方为何阻止自己上楼。她感激地冲对方笑笑，再摇头，以示自己完好。

（4）

上午来了两拨顾客，可没一个买的。有好事者，热情地拍拍中意的车身，无奈地感慨：唉，就是太耗油！

或者干脆点说：这车，没得说！可政策要变了，不知有没有进一步的优惠。

国家放出消息，燃油税待商讨，过路费待商讨。政策在等待中，买车的人在观望中。

中午大家心情低落，边吃盒饭边说着闲话。简宁宁友好地看着每个人的脸，等到发现大家对自己没什么抵触，她才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？”

因为早上的帮忙，吴佩第一个产生反应：“好呀好呀。”

简宁宁清清嗓子，说：“两个食人族到IBM上班，老板说：‘如果你们在公司吃人，立马开除！’三个月下来大家相安无事，突然一天老板把这两个人叫到办公室大骂一顿：‘TMD，叫你们不要吃人你们还

吃，明天你们不用来上班了！’两食人族收拾东西离开IBM，出门时一个忍不住骂另一个：‘告诉过你多少遍，不要吃干活儿的人，三个月来我们每天吃一个部门经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昨天你吃了一个清洁工，今天就被他们发现了！’……哈哈……”

笑话讲完，###博咧开了嘴，吴佩也笑了笑，有些勉强。

简宁宁边乐边问：“不可乐吗？哈哈哈……这些人，真能编，我当时都差点乐吐了。”

众人扯扯嘴角，跟着笑了。王美洁将目光投向远处，依然冷漠。

一直沉默得方瑜雯上前拍拍简宁宁的肩，轻声说：“吃饭吧。”脸上惋惜的表情，令简宁宁明白，自己又错了！她恨不立得即跳脚起来，问问大家，到底怎么了？好笑的笑话不能笑，能明说的话也都不明说！压抑！可她没有这个勇气，她觉得自己仿佛掉进了一个无底洞，深不见底，寒意阵阵，身边亦没有能温暖自己的人。

一下午，简宁宁不说话，也无人理她。

快下班时，快递送来一张货单，吴佩接来一看，立即跳了起来：“简宁宁，快看，你订的车到货了！你要发达啦！”

这才记起，前两天的胖男人陈升订过一台雪豹。

按常理，货到了，由签单员去找王雅洁签字，然后再通知客户来提车。可是，简宁宁拿着货单一时之间却踌躇开了，她清楚王雅洁打心眼儿不喜欢自己，却一直闹不明白自己哪里招她不待见。

简宁宁将目光转向方瑜雯，她想寻求一些帮助，要知道，当时这单也是方瑜雯替自己签下来的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她走向对方，目光里全是期盼。没想到，方瑜雯倒先开了口：“宁宁，自己的事总是要学着办的。”

拒绝简单明了，令简宁宁刚迈过去的腿都没来得及收回。

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5）

“可是，瑜雯，这单是咱俩签的，你比我要熟悉得多呀。”简宁宁求救似的。可她不说这句倒好，这话刚出口，方瑜雯立即恼了：“咱俩签的？你看看合同上，那是谁的名字？有我的份儿吗？”

简宁宁握着那张货单，脑子拼命地回忆，想了好久才记得，当初因为紧张，竟然忘记写上方瑜雯的名字了！看着对方那张被愤怒装饰的脸，她立即明白了这些天冷漠的来由。原来一切的一切，只因自己忘记写对方的名字，她的心突然就疼了一下，无外乎几个提成，而这些在方瑜雯的眼里，却变得比友谊还重要。

解释已经来不及。简宁宁只好握着货单上了二楼。

（5）

刚上二楼，简宁宁便听到了一阵争吵。

一对男女正吵得不可开交。不用问，王雅洁跟刘利生闹上了。

“我这是为公司着想，怎么就成了私心？”王雅洁的声音越来越尖锐。

“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再说了，工作是工作，私生活是私生活，你不能混淆！”刘利生毫不含糊。

“我不管，她不走人，我走人！”

“王雅洁，你要搞搞清楚，人家小丫头不过清扫一次卫生。”

“是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要辞退她。一来，二楼是她一个新员工能进的吗？二来，今天根本不是她值日，她跑上来献什么殷勤？！明摆着想诱惑你！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！你不要以为……”

“哼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是不是想说，以为她跟我一样？告诉你，这年头的小女孩更厉害，她们更懂得把握机会！今天你给她一个笑脸，明天她就会登鼻子上脸，要你好看！”

“王雅洁！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？！”

“可以！让她走！”

……

简宁宁终于听明白，两人是在为自己吵。她一步一倒退，脸上止不住的泪水瞬间成行。

明明，书上说，多做事才会招人待见，怎么就……想不明白，只觉得屈辱！退了两步，心底突然烧起一把火！这工作没法干了！这王雅洁把自己想成什么人了？！刚刚因为方瑜雯，她已经心情很不爽，如今王雅洁竟然对自己泼这样的脏水！她绝对不想再忍受了，大踏步进入办公室，二话不说将手里的货单扔到王雅洁身上。

“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？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是这种人！我不干了！”简宁宁说完便转身往外走，刘利生忙追了出来：“简宁宁，你等一下。”

王雅洁被简宁宁呛得站在原地，要知道，除了简宁宁，至今还无人敢在她面前这样说话！看到刘利生将简宁宁拉回来，她气得脸都绿了。

刘利生费了好大劲儿拉回简宁宁，这时楼下的人已经听到了争吵声，众人好奇的眼光差点将二楼吞没，一时之间传言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说得最多的，自然还是盛怒的简宁宁，因为刘利生从未在任何一个员工面前如此掉身价，更没有如此真诚地挽留过一个员工。

连拉带拽，简宁宁终于站定了，泪水将她的脸淹没。

“简宁宁，你别这样，好像我们欺负了你似的，不好看。擦干泪，我们坐下谈谈。”刘利生安慰着。

哽咽不能自抑的简宁宁，一心只想离开这里，任他怎么劝，再也不开口。

王雅洁更是气得无语。她没料到，一个刚来的小丫头竟然敢造反。

“你们……有话好好说，行不行？”刘利生夹在两个女人中间，左右为难。

刘利生的态度令简宁宁感觉些许温暖，但同时，小小的心里涌起无限的气恼，她瞅一眼怒目相对的王雅洁，重又哽咽了：“让她给我道歉，这是侮辱！”

简宁宁的倔强：给我道歉（6）

王雅洁睁大眼睛，死死地盯着简宁宁，她不相信这个小丫头竟然敢这样威胁自己。

刘利生也被简宁宁的要求惊着了，自己跟王雅洁的关系上下皆知不说，一个刚入行的新人来了没几天，竟敢提如此要求！他的心被震了一下。

简宁宁可不管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反正她觉得，自己马上就离开这里，爱谁谁，挣不了钱无所谓，但得争口气！

（6）

王雅洁紧抿着嘴唇，目光里除了对简宁宁的敌视，便是对刘利生的藐视，细长的眉毛微微上挑，那意思很明显，我肯定不道歉，看你刘利生还有什么办法！

最为难的自然是刘利生，在老婆跟情人面前也没这么难堪过。如今一个刚来的员工却成了烫手山芋，看看左边不依不饶的简宁宁，初生牛犊不畏虎；再看看右边多年相随的情人兼工作伙伴，更是得罪不得。

空气结了霜，凝固着，对峙中的三个人，彼此的呼吸都听得真切。

王雅洁此时对简宁宁的恨，已经到达极致，她甚至开始害怕，自己的一切会不会断送在这个小丫头手上。自然，她更晓得，此时的简宁宁是抱着离开的决心，不然不会如此地鱼死网破！

此时一楼的人都静静地守在二楼楼梯口处，透过敞开的办公室大门，他们对里面的争吵听得真真切切，加上简宁宁声音极高，这更是引得大家注意。

一时间，整个车行都把目光投向了二楼。

两个女人谁也不再开口，刘利生只好做起和事佬儿。

“大家都是同事，松松手就过去了，何必这么较真儿？来来，都坐下，好说好商量。”

再傻简宁宁也听得出，人家是在为自己情人开脱呢。看着这一幕，简宁宁突然冷笑了一下，此时她终于明白了一句话：打死一家亲。虽说眼前这对男女不是一家人，却早已经睡到一个被窝里，企望这样的两个人给自己一个满意的道歉，无疑是赶鸭子上架！再说了，自己算什么呢？什么也不是。

昂昂头，简宁宁走出了二楼办公室，转身的动作干脆、利落。

一楼聚集的眼神复杂地看着她。掠过他们，简宁宁觉得自己真的解脱了，无所谓了，走出这里，她觉得自己就算胜利了！于是，带着赴刑场一般的骄傲，简宁宁走到了门口，以为同事们会拉自己一把，至少会说几句暖心窝子的话，可，没有。一句也没有。就连自己的同学兼朋友方瑜雯也没过来，甚至动也没动，人家就站在原地，仿佛刚看了一场表演，与她无关的表演。

简宁宁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迈了出去。

车行外，阳光充沛，可她觉得，从头凉到脚。

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回住处的，也不知何时天黑下来，只知道是方瑜雯将自己从梦中扰醒。睁开眼，对方又急切又惊喜地说：“宁宁，快起来，刘总让你赶紧回去上班！现在！马上！快些啊！”

掉头看看四周，灰蒙蒙的天色已然很晚了，简宁宁知道，自己这是做梦了。

“喂，宁宁！起来！不准睡了，再睡可把财神睡跑啦！”

方瑜雯的催促声再次传来，简宁宁怕还是在梦中，努力地睁睁眼睛，直到伸手确认对方那张精妆的面容是真的，这才挣扎着爬起来。

“简宁宁，你还真好运！那个陈升来了，指名要你试车，不然人家宁可毁约。瞧瞧，多深情的男人啊！”方瑜雯一脸艳慕。

终于确信，这不是梦。

拉过方瑜雯的手，简宁宁真切地说：“对不起，瑜雯，真的对不起，当时的情况你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不写你的名字，实在是……不过你放心，提成我会分一半给你的，你原谅我，好吗？”

简宁宁一脸认真，倒让方瑜雯有些赧颜。

“别说这些，我没怪你。”

听到对方这样说，简宁宁立即又哭上了，眼泪霸道地流向了方瑜雯的手：“瑜雯，这是什么公司呀？我真委屈，不干了，说什么也不干了！”

“别呀，刘老板还等信儿呢，说今天晚上请咱们吃饭，你赶紧起来，好好洗漱，过去的就过去吧，往前看，好不好？”

“请我吃饭？”

“对。而且公开告诉王雅洁，要给你道歉！”

“王雅洁给我道歉？真的？”简宁宁难以置信。

“自然。且史无前例。”方瑜雯肯定地回答。

“可是瑜雯，我不明白，她到底为何那样讨厌我呢？”

“……也许，是因为刘利生从未对一个新人如此看重吧。”方瑜雯的本意是想说“她老了，你正年轻。”想了想觉得不妥当，只好改口。

“那是我以前没到车行，早来的话，她早就不那么嚣张了！”

方瑜雯的话让简宁宁异常兴奋，她不去想老同学话里究竟是何意思，只是在脑子突然涌出书中的一句话：非环境造人，而是人造环境。只要自己踏实地做下去，一切都会有所改变。

王雅洁虽然在车行位高权重，但那是自己没来，自己一来环境变了，对方自然得跟着改变！简宁宁乐观地想着。

我是新人，但不是笨蛋（1）

（1）

简宁宁成了圣通4S的热点话题。

不仅因为王雅洁的道歉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敢在老板面前说真话。这是许多员工可望而不可即的，但她敢，且胜利了。

虽说还在试用期，但简宁宁的风头立即压过了老员工。陈升的车让她收获不少，她算好了，钱一到手便分一半给方瑜雯，自己存一半，余下的她想请客，请所有同事吃点好的。

终于挨到月底发工资，简宁宁握着那几张计划之外的钞票异常兴奋，她极尽热情地邀请大家，晚上一起吃饭，自己请客。

可令她没想到的是，王雅洁不爽，妹妹王美洁自然也跟着不愉快，而赵孟是跟在王家姐妹后面的跟屁虫，他也不愿跟简宁宁多接触。

余下的吴佩是个人精，一直说："大家去，我就一定去。"

方瑜雯分了一杯羹之后，对简宁宁好多了，却也不像从前那样亲密，她不时地拿着手机发短信，然后一脸抱歉地说："宁宁，回头咱单独聚，我今天有约会，对不起哦。"

再就是###博了。不看别的，他的眼神早已经出卖了一切，他是方瑜雯"手下的兵"。

拿着一沓钱的简宁宁傻了眼，她不明白，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同事跟朋友，请都请不到。不服输的个性让她独自笑了，你们不吃，我自己吃去！

包里揣上了足够的钱，简宁宁一个人去了西餐厅。这是她窥探好久的地方，据说贵得惊人，可长这么大，自己还没吃过西餐，太想尝尝。

服务生将上好的红茶斟上，声音轻缓得像西餐厅里的音乐："小姐，牛排几分熟？"

简宁宁想都不想，仿佛影视剧里的主人公一样，摆摆手说：“八分吧，别太辣。”

服务生脸上的肌肉稍稍抽搐，但没明说，应声下去。简宁宁正得意着呢，这时旁边座位上的人突然哈哈笑了起来。

循着笑声回头，简宁宁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胖胖的，些许成熟，笑得可爱，一双小眼睛竟成了弯月。

“听声音就知道是你，简小姐，你好呀，真是有缘，这里也能遇上。”

“你好，陈老板。”陈升的出现令简宁宁有些意外。想到这次的事其实是人家帮了大忙，她立即又点头，“对了，陈老板，这次我应该谢谢你才是，是你帮了我。”

陈升起身坐到简宁宁身边，然后指指她对面的位子：“在等人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我自己来的。”

“哦？是吗？真巧！我也是。不嫌弃我坐过来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

陈升坐到对面，这令简宁宁有些不习惯，本想一个人好好吃顿饭的，半路杀出程咬金，令她难堪。可对方是自己的财神，也是化解这次“危机”的恩人，她不能失了礼。

见简宁宁一直沉默，陈升立即笑了：“简小姐，我不是邀功之人，也不想旧事重提，不过这次的事我可听说了，你，很厉害！哈哈哈……”

对方将话点到这里，简宁宁自然不能再傻下去。

“多谢陈老板的帮忙，这餐饭，我请。”

“你请？哈哈……好呀，那我得多吃一点才行。”陈升豪爽地答应，仿佛请客的是他。

牛排上来之后，服务生伸出纸巾给简宁宁挡住不断升腾的热气，打开盖子之后，简宁宁看到了一只基本全生的鸡蛋，蛋黄安好地往外流着汁液，看得她胃液随之翻涌。

不用说，这西餐是享受不了。

偏偏，陈升不解风情地邀她快吃，一边吃还一边说：“这家牛排很正宗，你很有眼光，都吃了，不要浪费。”

怕出丑，简宁宁只好深吸一口气，将眼前的牛排一点点撕碎，可恶的是，那牛排里竟然还有淡红的血丝！她彻底想吐了，起身跑进卫生间，大吐特吐起来。吐完了，一脸苍白。

我是新人，但不是笨蛋（2）

陈升自然看得出来一切，他三下五除二吃完，仰起胖胖的头，体贴地说：“算啦，知道你吃这东西难受，我带你去吃点别的。”

（2）

像得了赦免的灰姑娘，简宁宁立即点头同意，但仍不忘让服务生算账，服务生训练有素地告诉她：“账，这位先生已经结过，您吃好再来。”

陈升开车带简宁宁去吃了一顿当地菜，可能是胃被吐空，简宁宁吃得无比欢畅，直到嘴角流油，她才意识到，自己有点不淑女，抬头冲陈升不好意思地笑。

“我可以叫你宁宁吗？”陈升突然说。

“嗯？嗯。一样。”简宁宁眼里依然瞅着那盘炖鸡。

“你让我仿佛年轻了十岁，又回到了单纯的岁月。”陈升的大发感慨令简宁宁突然不想吃了，她怕对方再说自己像他的初恋，先不说像与否，但说对方老喜欢拿自己跟一个死人对比，这就令她受不了。

陈升却没发现她的异样，兀自说着：“真的，人还是单纯些好。可惜啊，单纯的日子已经离我太远……”

匆匆吃完最后一口，简宁宁将对方还没有发完的感慨扼杀在肚子里。

“陈先生，不早了，我想回去。今天谢谢你了。”

陈升看看她，摇头笑了：“好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以为会纠缠的，却没想到对方如此干脆。简宁宁觉得自己是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，于是，没有拒绝对方相送。

路上，陈升详细询问了简宁宁跟王雅洁吵架的情形，当他听到简宁宁坚持让对方道歉时，再次哈哈大笑。简宁宁说完了，突然问他：“你说，我是不是特傻？”

陈升点点头：“嗯，你呀，就是一个小笨蛋！”

“不！我是新人，但绝对不是笨蛋！”简宁宁的脸立即变了。

透过反光镜，陈升看到了这张裂变的脸，他可有可无地摇头，心里却嘀咕上了：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单纯又固执的女孩儿，难得！忍不住，回过头来叮嘱几句。

“宁宁，社会跟学校不同，踏入社会，你要先学会做事，再做人。”

“不是说，要先会做人，再做事吗？”

“恰相反。职场新人要先做事，然后再考虑做人。做好你的事就行，因为老板先看的，是你做的事对公司能不能产生效益，而衡量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。”

简宁宁“哦”了一声，脑袋仿佛突然开了开窗，想想今天戏剧性的一幕，她立即明白了，不是因为争到理由，老板才邀请自己回头。只是因为，自己卖了这辆正坐着的车，有了业绩，有了客户，老板不得不用自己。如此而已！

思想豁然开朗。简宁宁便有些轻松，一直以来，她心里对刘利生还存着一份感激呢，如此想来，老板都是一样的，且自己绝对不能跟王雅洁相提并论。唯一可以比较的，就是业绩。说白了，做好自己的分内事，就是对刘利生最好的回敬！

简宁宁长舒一口气，将目光投向车窗外。秋天已经过去，坚持的落叶开始飞舞着飘散下来，些许寥落的味道，淡淡的，却引得人伤感。忍不住，轻叹气。她这一叹，引得陈升哈哈大笑：“宁宁，这么年轻有什么可叹的？”

“唉，年轻就好吗？事事不懂，处处受限。”简宁宁大发感慨。

陈升继续笑：“哈哈哈……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年轻就是资本，你现在有资本做任何事情。”

简宁宁可没想那么远，她还是那个愿望：有个自己的小公寓，一份安定愉快的工作，做个自食其力的小熟女，这就够了。当然，这些想法她不能跟陈升说，对方对她来讲，还是个陌生人。

见简宁宁没有回应，陈升顺手将车里的音乐打开，一首苍老的旋律四下漾开：“人在世上飘，飘来飘去飘到老……”听得简宁宁直想发笑，怕对方再笑自己，只好忍着将目光转到车窗外。

红灯。一辆车从车窗外缓缓移动，很快钻了空子，移动到简宁宁的车窗前面。简宁宁嘟起嘴说：“这人怎么不遵守交通规则呢？”刚说完，却惊讶地发现，那车号竟然是：0004。

这个车号令她想起那个神秘的买车人。于是，她又忍不住问陈升：“这车怎么是0字打头呀？”

“哦，0字打头的车都是政府用车，由1开始排列，数字越靠前，车的主人官位越大。”

原来如此！简宁宁惊讶地张大嘴巴，眼前再次浮现出那个傲慢的买车人。

羡鱼不如羡渔（1）

（1）

新政策像春风，在严冬里将整个车市吹到复苏。

有了燃油税，却抹去了过路费，这令车行生意好了不少。更有消息说，年后还会抹去一部分购置附加税，这消息像长了翅膀的精灵，被人传得有声有色，而车行里更像提前过年似的，人来人往。

简宁宁已然一副老员工的模样，微笑着对客户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。

一名女子，一身妖艳，漂亮的脸上无比娇媚，用方瑜雯的话说，这样的女人一瞅就不正经。

可不正经的女人都有钱。这点简宁宁明白。所以她把女人相中的那款标价十二万F36给换了，直接推荐女性跑车，小飞豹001，二十三万的市价。

“这跑车很配你的美，车身低，但性能极稳。重要的是它的气囊是引进的，相比较之下，安全系数高。”简宁宁说得头头是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女人有些犹豫，眼神一直飘忽在价格上，兴奋的简宁宁忘记了观察。

“你看，这车身的弧线设计，还有这车的颜色，正好配你的气质，高雅不说，还透着一股贵气。最主要的还是夏天，你可以随便穿裙子，它的车身低，不用担心走光，迈迈腿就进去了。”简宁宁一脸笑意。

女人显然动了心，抿了抿红艳的唇，将目光投向身后的男人。

男人有些老了，还不时地咳，脸上的皱纹一圈一圈，他正在听王美洁讲另一款车，且听得津津有味。

女人急了，小脸微红。简宁宁见了立即说：“买车，重要的是自己中意。这款只余下这一辆，明天怕就没货了。”

以为女人能一急便签了单，可没想到，女人根本做不了主，男人上前来，女人小鸟一般靠上去："亲爱的，我更喜欢这款哦。"

女人的声音很好听。简宁宁觉得有戏，她太渴望这单生意能够成功。

男人年龄偏长，身体干瘦，上前故作深沉地咳几声，然后四下拍拍车身，低头装模作样看了看，这才说："哦，颜色有些招摇，车身低了，我这身形怕坐不进去，空间好像也不够宽敞……"

简宁宁听了只是微笑，并不急。她知道，女人是相中了的，只要女人撒撒娇，说说好话，男人肯定会听她的。

女人双手紧紧拖着男人，可男人没理她的撒娇，绕开车，看别的去了。

王美洁一直冷眼旁观着，看双方僵持，忍不住上前说了句："先生，适合这位小姐的车还有几部，您跟我来看看。"

男人像抓着了稻草，立即拉上女人跟着王美洁走。简宁宁这下急了，可也不好拉住顾客让人家强买，只好看着他们移向王美洁。

王美洁不像简宁宁那样，极力讨好女人，而是将矛头转向了男人，她指着那款最便宜的圣通G10，微笑着说："先生，这款车价位适中，只需八万元，加上其他费用也不会超过十万，且男女都适用，颜色是时下流行的银灰，开出去落落大方。"

男人似乎很满意，依然上前拍拍车身，车子明显的晃动令他有些尴尬，可很快将目光投向女人："嗯，就这款吧，颜色好。"女人撇撇嘴，不说话。

几分钟的时候，王美洁便成功签了单，对方买的是标价八万的圣通G10，这款车是老车型，不论从哪方面看，都极一般。

简宁宁以为女人能生气，甚至跟男人发火的，可是没有。女人依然乐得屁颠屁颠的，签了合同，一扭身携着男人离去。

简宁宁大惑不解，要知道，不论从解说还是语言上，王美洁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，可短短几分钟的时候，对方硬是签了单，收了账，

这令她有些迷惑。想问，对方却不搭理她，原因很简单，你把人家的姐姐得罪了嘛。

羡鱼不如羡渔（2）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简宁宁偷偷跟方瑜雯说了说情况，对方一听便乐了。

“你呀，傻。那女的一看就不是正经来头，那男的更不用说了，养小蜜呗。可养归养，男人也不全是傻子，他们很会衡量一二的，如果是给老婆买，越贵越好，为什么？简单啊，给老婆买也就是给他自己买呀，打死一家亲嘛！可给情人就不一样了，越便宜越好，甚至最好做情人的啥也不要，那样他们才痛快！”

对方的一席话令简宁宁茅塞顿开！她惊讶地反问：“可是，可是那女的也不是傻子，她干吗不买贵的？”

方瑜雯瞅了瞅她，又笑了：“呵呵……小傻瓜！是画一个二十万的大饼让你充饥好呢？还是给你一块八万的馍吃到嘴里安稳？”

简宁宁“哦”了一声，兀自笑了。转头，却看见王美洁一脸的鄙夷。

（2）

自从上次王雅洁给简宁宁公开道歉之后，她心里的气儿一直顺不起来。

而简宁宁也知道，王雅洁不会再给自己好脸色看。只是她忘记了，身在职场的人，个个精明如鼠，谁都对上层马首是瞻，至于简宁宁，他们只能在心底自叹不如，表面上，大家追捧的自然还是王雅洁。

一个被主管拉入黑名单的人，是不会有同事追随的。

简宁宁便尝到了这样的苦处。看着那一张张冷峻的面容，她终于明白了一个词：四面楚歌。就连跟她一起住的方瑜雯，也总是约会之后，回来睡个觉，第二天点个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简宁宁设想过好多次，她想跟对方好好谈谈，至少，提成你拿了，好人我也做了，凭什么还对我如此冷漠？甩脸色给谁看？

可是，方瑜雯不给她这个试探的机会。对方上班一副正经模样，下班则拉上###博大大方方去约会，谁也说不出什么不对来。

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起的虫儿被鸟吃！

本想好好表现一番的简宁宁，感觉自己表现过好，成了那只早起的虫儿！

百无聊赖，捧着书发呆，满脸的委屈。她不知道，这职场到底是勤奋好，还是中庸好，但有一点是想明白了，那就是，枪打出头鸟，自己绝对不可以再比别人做得好。

可是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真要那样，自己参加工作又是为什么呢?

想不通，可不能不想。

天色黑透，简宁宁感觉着饿，但她不想动，更不想吃。她两眼一直望着窗外，迷惘得令人怜惜。

直到电话响起，简宁宁这才注意到，自己脸上不知何时淌下了泪。

抹一把，接电话，无比利落。也只有此时，简宁宁对自己才有了那么一点点满意，要知道，如果还在学校，她一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定不会这般干脆。

“宁宁吗？陪我一起吃个饭吧。”电话那头的陈升一副家长作风。

自从上次西餐厅偶遇之后，陈升开始不定期地约她。但简宁宁知道进退，她也开始渐渐明白了同事们的眼神。那眼神，仿佛自己傍了大款。

“对不起，我吃过了。”想都不想便拒绝。

“吃过了？那……出来陪我喝点东西吧，我就在你的楼下。”

这才知道，陈升是个令人无法拒绝的主儿！简宁宁有些后悔上次让他送回来。

“那……好吧。”小小犹豫之后，简宁宁拿了件外套，出门。

陈升是个有情调的男人。

看眼前这家咖啡馆便知道，他的生活品味很高，至少不像某些暴发户，有了钱便胡吃海塞。

陈升讲究的是情调。西餐有西餐的情调，咖啡有咖啡的情调。

羡鱼不如羡渔（3）

简宁宁看着自己右边的小假山，上面的潺潺细流正从一条金鱼的嘴里缓缓吐出。这情景令她心情一下子愉悦起来，脸色便缓和了许多。

“宁宁，今天遇上烦心事儿了？”

陈升是个知道进退的男人，一路上看对方脸色不好，一直不问，直到此时，看简宁宁脸色有了起伏，这才轻声试探。

“是。我总是……跟同事相处不好。”简宁宁轻声诉说，“就连我最好的朋友方瑜雯……也不理我，我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，她们都不理我……”

泪水突然涌上来，断了线似的，颗颗晶莹。

陈升便也不急，微笑着递上纸巾：“宁宁，大人了，不许哭鼻子。”

简宁宁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失礼，立即吸了吸鼻子，低下头去。

“宁宁，刚参加工作都是这样。想不想听听，我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？”陈升的话引起简宁宁极大的兴趣。

（3）

“想当年，我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，还没有你大，别说背景，就连学历也没有。我满兜揣着的人民币不过三百块，那还是从家里偷出来的，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，离开家，自己就能赚到大钱！呵呵……现在想想，比你要幼稚得多吧？辗转到了云南之后，我手里总共剩下二十四块钱，吃了一碗面，还有二十二块五。拿着那二十多块钱，我心里直发毛啊，别说做什么，就是睡觉也找不到地方呀！最后我又回到了吃面的饭馆，肯求老板收留我，不要工资，只要管吃住。老板是个好心人，拉了我一把，这样我才在云南站住脚……”陈升的话到此为止，他眼神里的东西令简宁宁感动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有一位来面馆吃饭的老板，他无意透露贩茶叶可以赚大钱。我听了，心就动了，跟在人家身后，一门心思地讨教，没想到，却从此上了贼船。”

“那人是坏人？”

“岂止是坏！简直坏到……哦，算了，现在想想也挺感谢他的，如果不是他当初把我卖到一家茶厂做苦力，可能我还没有今天呢。”

“竟然还有卖男人的人？”

“你以为呢？有些人，只要能赚钱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！”

“那……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在茶厂做了三年工，茶厂老板还不错，看我表现好，每月会开给我一些工资，我攒了些钱之后，带上一大麻袋茶叶就回来了。”

“就这样发了财？”简宁宁难以置信地问。

“发财？丫头，这世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儿哦！那包茶叶在半路上被人抢了！我根本没带回来……”陈升说到这里，他的电话突然来了。

简宁宁被陈升的故事吸引住，她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听电话，一心巴望着早点说出故事的结局。可陈升听完电话之后，一脸歉意地说：“宁宁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有点急事要办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简宁宁很想嘟起嘴不答应，可想了想，自己没有资格这样做。起身，微笑着点头，一派淑女模样。

路上，陈升的电话一直没停过，看样子是家里真有急事，简宁宁也不好多问，只好沉默地被对方送回住处。下了车，陈升突然叫住了她：“喂，宁宁，下次我给你继续讲故事。”

看着眼前这个年龄已经很大，却总想办法逗自己开心的男人，简宁宁笑了，她认真地挥了挥手：“好的。”

这一切，被已经回来的方瑜雯看得真切，一抹冷笑浮上她早熟的面容，这抹笑一直坚持到简宁宁进家门。

看到方瑜雯回来了，简宁宁一脸高兴：“瑜雯，回来啦？跟###博约会好玩吗？”

羡鱼不如羡渔（4）

方瑜雯没有回应她的话，而是将话锋一转：“那个送你回来的款爷，是陈升吧？”

“是他。”简宁宁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，立即回答说。

“呵呵……厉害啊，初生牛犊。”

简宁宁再傻，也听得出方瑜雯话里有话，她回头看看方瑜雯，这才发现，对方冷笑的表情。

“瑜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我跟他没那种事儿！”

方瑜雯挑挑眉毛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可这表情令简宁宁难以接受，她知道，自己再回车行之后，大家都用这种眼神看自己，仿佛陈升是自己的靠山，又仿佛自己真的跟陈升做了某种交易似的。

（4）

又是公司例会。

因为政策及时，车行生意越来越好，刘利生显得意气风发，于是乎，讲话便有些刹不住车。

“大家这周工作很努力，圣通G10虽是老车型，但销售一直不减，在这里我感谢你们的辛苦劳作。但是成绩虽然有，我们也不能骄傲，下面我要给你们讲一下如何挖掘潜在客户。顾名思义，所谓的潜在客户就是我们能感觉到却还没抓到手的。这些人有时候看似路过，进来瞧几眼，有时看似无心上前问几句，并不急着买。对这样的客户，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首先，要学会走近，走近这些潜在购买力，让他们先从心理上接受你，当然，这时候的你不能只是赞美，还要有一定的真诚，让人觉得你还有我们车行是可信任的，然后趁机取得电话。这就成功了一大半！接下来在每个特别点的日子，或者车行有让利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电话去跟客户沟通，让他觉得买车时机到了。”刘利生说得有些口渴，喝了两口水，继续说，“汽车销售不同于其他行业

的销售，我们属于大物件购买，一般人都很谨慎，如何从谨慎人的口袋掏出钱来，这是一门大学问，深得很，大家要学会悟。”

刘利生说完，将目光投向四处，他旁边站着的王雅洁第一时间拍起巴掌，众人见势跟着鼓掌，掌声四起的时候，刘利生脸上漾起了满足的微笑。

他一边指着销售业绩一边说：“我感谢大家这一周的辛苦。这周大家做的都不错，晚上我带你们出去K歌！”

众人欢呼。简宁宁也很高兴，可站在刘利生旁边的王雅洁却一直防贼似的盯着她，简宁宁被她看得有些惊讶，那眼神里的敌意，岂是一个主管对员工不满的表情？俨然是情敌间的较量，只恨不能一口吃了她！

这样一想，简宁宁心里就有些犯怵。她觉得自己不能再忍气吞声，应该找机会“反击”。

这时，刘利生话锋一转：“不过，眼下金融危机闹腾得厉害，不管是车厂还是车行，到受到了一定的冲击，眼下各车厂开始大批裁减工人，有的车行也开始辞退员工，我们车行虽说近来还算稳定，但是……”

刘利生的话开始像甜枣儿，现在便是毒药，他的目光像刀子，掠过一双双惊恐的眼睛。

要知道，金融危机能持续多久，谁也不敢说，如果离开现在的职位，那还能去哪里？再说，车行生意再不好，底薪加提成下来，算算也不少，最次每月开上三两千，那也是足够维持生活的。

所以，人人屏住呼吸，等待刘利生的下文。

仿佛知道大家的心思，刘利生的脸依然严肃：“但是也不排除裁员的可能性。所以，接下来的日子，你们有多大能力就发挥多大能力，让我看到你们的效率、也看到效益！好啦，我不多说什么，接下来让王经理安排下周任务。”

羡鱼不如羡渔（5）

众人还在玩味刚才的话，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。坐在简宁宁前排的方瑜雯正跟###博用眼神交流，吴佩一脸惊慌，赵孟跟王美洁正小声耳语。

唯一落单的，只有简宁宁。她只好抬眼往前看，没想到，正与王雅洁短兵相接。

“好了，有话留着下班再说。我现在分配一下销售任务。赵孟跟###博，你们主攻大排辆汽车，这种车型男士买得多，男人说话做事比较利落，能来看，就说明他们心里已经有了购车打算，所以一定要来一个抓一个，尽量促成。王美洁、吴佩还有方瑜雯，要盯好女士款，如今当家做主的还是女性居多，不管赚钱与否，她们总是消费第一人。记着，女人看车一是外形，二是品位。不怕她们不懂车子性能，就怕她们相不中车型。所以，你们一边销售还得一边做记录，看哪种女式车型卖得好，要及时上报，以方便我调货。”

王雅洁说完，四下扫两眼，继续说：“每人发张单子，上面有你们的销售任务。完成销售任务，底薪加提成，完不成，那对不起，底薪是要扣掉一些的。”

吴佩拿到单子后，嘴巴立即张成了“O”形。上面的销售数字比上周足足多了两成。这令她感觉有些吃力。

刚刚王雅洁的话里并没有提到简宁宁，但在简宁宁的销售任务上却一点也不含糊。上面的数字别说新人，就算是老员工也未必能完成。

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简宁宁想都不想，直接站起来：“王经理，这任务有些重，别说经济不景气，就算景气，也不可能一周卖出这么多辆车呀。”

“那你觉得，应该卖出多少呢？”王雅洁冷冷地回问。

“我觉得销售不是这么做的！”简宁宁的话让四下皆静，“至少，不是说你规定多少，我们就做多少。道理显而易见，如果完不成你规定的数字就扣钱，那我们超出的你怎么办？只有惩罚没有奖励，这不符合管理行规。”

简宁宁的话引得一直冷眼旁观的刘利生微微点头。而王雅洁不干了：“简宁宁，你怎么知道，我是有罚无奖？”

“那你把奖励办法说一下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说不出来是吧？你讲不明白，只能说明在你心里，只想一味给我们增加心理压力，用逼迫的办法让我们去卖车，而不是用奖励的办法让我们去销售。”

“卖车也是卖，销售也是卖，还不都一样吗？”

“当然不一样！卖车是被逼的工作，而销售是我们用心去做的服务。要知道，车行里一大半生意都靠回头客，如果我们不是用心做服务，人家还能回头吗？”

王雅洁已经被简宁宁顶撞得七窍冒烟，早就不知道应该再说些什么。这时刘利生插话进来：“简宁宁，你觉得怎样做才算好？”

（5）

“我不知道。”简宁宁的话令大家意外，引来哄堂大笑。

“但是，这样硬逼我卖车，我卖不动。”她停顿了下，接着说。

“那这样，给你一天时间，你回去想想，想好了再来告诉我。”刘利生适时给了她台阶下。

简宁宁的面子过得去，但王雅洁的面子过不去，她早已经被简宁宁气得两眼发红，只差扑上前咬对方一口。这架势令大家都有些害怕，于是一散会，大家纷纷“逃”至大厅。

简宁宁没有过多在意王雅洁，她身影孤单地走向大厅，车行外面乌云滚滚。如此天气，今天又不会有生意了。

方瑜雯看着表情落寞的简宁宁，于心不忍，便偷偷上前安慰：“宁宁，你没事吧？”

羡鱼不如羡渔（6）

简宁宁摇头，依然不说话。她心里开始想着如何做计划书了，那些奖励、销售，还有惩罚的公式在心里反复打底稿，脸上的表情也随着这些底稿起起落落。

方瑜雯凑近了继续说："其实，你不应该那么顶撞王雅洁的。她毕竟管着我们哪。"

"我只是说了真话。"简宁宁一脸固执。

"真话有时候不值钱，但伤人。"

"可她除了会给我们下任务之外，还会做什么？"简宁宁不服气地说。她的话引来一旁冷眼相看的王美洁的不满。要知道，在车行这么久，她还没见过哪个人敢顶撞自己的姐姐！

"简宁宁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竟然对经理指手画脚？！你跟姓陈的有一腿就算了，如今竟然打主意打到这里来了，你还要不要脸？！"王美洁泼辣的功夫，绝对在姐姐王雅洁之上。

简宁宁看着王美洁，对方那张生气的脸有些变形，雀斑脸上全是叫嚣意味，一双眼睛略浮肿，嘴唇也厚了些。她在心里轻轻笑了，妹妹比姐姐生得差多了。

见简宁宁并不回应自己，王美洁更加来气："你没话说了吧？我告诉你简宁宁，别玩得太过分！你不过搭了一座小桥，早晚有一天会掉进河里的！"

"王美洁，你再骂，我就……不客气了！"简宁宁不会骂人。

"怎样？还敢打人不成？你打呀？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少本事没使出来！"王美洁边说边将头撞到简宁宁面前，她的长发已经飘到了简宁宁的脸上。

啪！

简宁宁慌乱之中，真的将巴掌打到了王美洁的脸上！

石破天惊！这一巴掌打得王美洁呆了，众人惊了。甚至都忘记了拉架。

最后还是方瑜雯反应快，上前拉着简宁宁往门外走："宁宁，你在外面冷静一下再回来。"

没想到简宁宁回应，她身后的王美洁已经反应过来，大叫着扑到简宁宁身上，一边扯她的衣服一边抓头发，泼辣得如同骂街泼妇！简宁宁的头发被她拽在手里狠劲儿地扯着，疼痛让简宁宁叫出了声，一时之间，所有人都跑到了大厅看热闹，就连后院维修的人也跑了过来，众人中有劝的，有笑的，还有无奈摇头的。

王美洁比简宁宁要胖一些，个头也在她之上，简宁宁自然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只一会，头发落了一地，工作服上的蝴蝶结也掉到地上。劝架的看着拉不住，有人跑到二楼找王雅洁去了。

"放手！"

没想到，来的却是刘利生。

此时的他像一只发怒的豹子，眼睛圆瞪，额头青筋暴突着，声音也变得浑厚有力。

王美洁第一个放手，而简宁宁刚刚才抓住对方的衣领，趁对方松手的时候，她狠狠地将对方的蝴蝶结也给拽了下来。

"简宁宁！你住手！"刘利生又叫了一遍。

这一声吼吓着了众人，看着刘利生一脸严厉，方瑜雯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这是自她进车行以来，第一次见到刘利生如此暴怒！她不知道，这对简宁宁是福还是祸。

所有人都跟方瑜雯想的一样，他们拿不准刘利生会骂谁、开谁，毕竟，简宁宁连王雅洁都可以打败，更何况是一个区区的王美洁呢。且这件事由始至终，明眼人都瞧得出来，是王美洁挑的事！

（6）

刘利生这次是真的怒了。

他火红的眼睛，立即能将一堆柴火点燃，胖胖的身子像加足马力却始终没开出去的汽车，哼哧哼哧地从鼻孔里吐着气儿，脸色微黑。

“你们！跟我上二楼！”

刘利生的话掷地有声，令随后赶过来的王雅洁也不寒而栗。

羡鱼不如羡渔（7）

可能是姐姐的表情吓着了王美洁，她知道，如果刘利生翻脸，自己的饭碗不保尚是小事，姐姐也会跟着遭殃。她怕了，脸上因记恨而凝固的表情，瞬间软下来。

“刘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别生气。”王美洁声音小小的，一脸小心。

刘利生不管这些，二话不说，气哼哼地转身往二楼走，他身后的王雅洁一脸小心地冲妹妹使眼色，王美洁无奈地往前跟着。

所有人都将目光聚在盛怒的刘利生身上，简宁宁何尝不是？她不清楚大家心里的想法，但有一点她是明白的，那就是这下子，自己真的要走人了！要知道，她一无可以保护自己的姐姐，二无给王美洁道歉的准备。

简宁宁是聪明的，刚上二楼，刘利生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们，先相互道个歉！不管谁对谁错，我不允许自己的员工如此大张旗鼓地争吵！”

王雅洁上前拍一下妹妹，王美洁这才轻声吐出一句对不起。

而简宁宁就没那么简单，她不想给对方道歉，因为一个即将离开车行的人，是没必要守车行规矩的。

刘利生回头瞅瞅她，再次说：“给王美洁道歉！”

简宁宁被吓得一惊，抬头，却是满眼的倔强。

刘利生再次重复：“听到没有？给人家道歉！”

“可我没错。”简宁宁固执。

“不管事情本身是怎样的，至少，你们在车行吵架，这就是不对！必须道歉！”刘利生更加固执。

简宁宁看看一脸严肃的刘利生，她突然什么也不想说，明知道，这场纷争的背后是自己的势单力薄，明知道，自己是斗不过王家姐妹的。

这时王雅洁说话了："刘总，算了，简宁宁刚踏入社会，还不能习惯管束，我们不计较。"

此话说得轻声细语，可字字句句重锤一般敲打在刘利生心上。明着说无所谓，其实暗地里就是告诉你，瞧这丫头，多不懂事！

"简宁宁，最后说一次，道歉。不然……何去何从，你自己考虑。"刘利生坚持地说。

心知肚明的一个结果，被对方轻轻吐了出来，简宁宁丝毫没有慌张，反而有一丝解脱的轻快。她抬眼看看王家姐妹眼里的得意，再看看刘利生怒气横生的脸，立时明白了。

"不就是要让我走人吗？走就走！"简宁宁的话很冷，却透着坚定。甚至她不想给对方任何还嘴的机会，转身便下了二楼。

一楼拐角处，好事的几个人正等着看结果，发现下来的是灰头土脸的简宁宁，大伙一哄而散。这便显出方瑜雯的好，她第一个冲上来，一脸关心地询问："宁宁，怎样了？你没事吧？"

刚才的一幕依然像电影似的在简宁宁的脑海里打旋，她不想探究方瑜雯的关切里有几分真几分假，她只想早些离开这里，窒息极了。

出了车行，简宁宁抬头看看灰着的天，心里突然生出一个想法，她想找人聊聊。可是找谁呢？这城市三五同学，好友不多，再说了，就连同进同出的方瑜雯在利益跟友谊面前，选择的也是前者，那么，谁还能相信呢？

电话簿里的联系人连着查了好几遍，简宁宁突然看到了陈升的名字。

（7）

陈升好像并不忙，只一刻便驱车找到了尚在街上溜达的简宁宁。他什么也不问，喊她上车，然后慢悠悠地往前开着，简宁宁其实也不想多说什么，她只是觉得，自己过于孤单，希望有个人能陪陪自己，沉默着就好。

陈升将车开到了一家茶馆，名字叫得很响，中华茶社。进到茶馆，简宁宁就被其豪华的装修震惊了。进门先是一条人工溪流，独特的木头小桥，走近后会发现小桥扶手上竟然雕刻着无数只巨龙，这些龙纽结在一起，给人一种神圣感。溪流清澈见底，无数条金鱼在水里自由地来去，翠绿的水草诱惑着人的视线，有种想投身下去的欲望。

羡鱼不如羡渔（8）

陈升仿佛跟这里的员工很熟，点点头，便带着简宁宁跨过小桥，走进里面的一个单间。说是单间，其实就是两条藤椅，一张桌子，全是欧式设计，却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

恍若做梦。简宁宁突然忘记了刚才那些不痛快，立即尖叫着赞美："呀！还有这么美的茶馆，简直就是天堂嘛！"

陈升笑笑不语，不再年轻的脸上，浮现出一丝心疼与怜爱。或者，眼前的简宁宁再次令他记起初恋吧，他只是没办法拒绝这个小丫头的"指令"，比如，刚刚，其实他正在跟人谈生意，听出简宁宁的哽咽，二话不说便赶了来。

简宁宁赞美完了之后，脸色瞬间又沉下去。她想到，这里的消费可能是自己半月薪水，或者说自己根本消费不起。而眼前的陈升却要为自己的任性而消费这么一大笔钱，她有些于心不忍。

"对不起，陈老板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心情不好，突然就打了您的电话。"

陈升笑："困难里能想到我，这说明我这人还行，还能跟你做朋友，不是吗？"

简宁宁不好意思地笑，有些苦。

"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工作上的事。我不想探究你的工作隐私，但还是希望说出来，说吧，说出来会轻松些。"陈升循循善诱。

城府不深的简宁宁，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可以倾吐的人，于是，竹筒倒豆子一般，将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，说完之后，想了想，又说："其实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可我总感觉压抑，我不喜欢王家姐妹，她们太霸道！"

陈升笑："有些明白。我不想劝你，只想跟你再讲一件事。"

简宁宁以为对方又要讲他的故事呢，立即瞪起眼睛。可对方仿佛能看穿她的心思。

“呵呵，小丫头，我可不是说自己的故事给你听，我是要说说刘利生的妻子。他的妻子我也是认识的，是我小学同学，当时买车就是她建议我去你们那儿的。你以为她不知道刘利生在外面的所作所为吗？不，她一点也不含糊，甚至连王雅洁住哪里她都清楚。可她从不干预。为什么？一来她有正室的名分，二来王雅洁是在为她赚钱。你想想，两个女人，一个每天努力赚钱，还要花心思讨好男人，而另一个只管花钱，且时时被愧疚的男人宠爱着，哪个女人更合算？”

简宁宁很不服气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身为女人，哪个希望男人不忠心呢？”

“哈哈哈……小丫头，记着一句话，这世上的男人，没几个是忠诚的，好男人与坏男人的差别就在于抛不抛弃发妻。有的男人有钱了，便想着更新妻室，像刷新电脑屏幕一样，看腻了就想更换一下。而有的男人，心存对糟糠的一份感情，偶尔做做戏，等老了，心便会收回来。”

“所有男人都这样吗？”

“有钱男人都这样。”

陈升说得有些坚定，可说完了，他立即笑了：“当然，偶尔还会有好男人的，你也别灰心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”

简宁宁睁着眼睛听，她想不明白，这些与她何干？

陈升再笑笑：“把话扯远了，但并不是一点关系没有。宁宁，你想想，你心里的委屈比我的小学同学如何？一个女人忍受着丈夫的背叛，还要装作若无其事。你再想想，你的委屈比王雅洁如何？一个女人付出青春跟劳动，最后却只落个小三的称呼。”

“跟她们比，我一点也不委屈。”简宁宁想都不想便回答。

“所以，你跟王家姐妹计较什么呢？她们心里的怨气早就攒了大把，不过让你遇上了，你成了她们的出气筒。如此而已，你想想，还有什么可生气的？”

简宁宁听完立即大大地叹气：“唉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哦。”

陈升笑，洁白的牙齿露在外面许久。

“宁宁，送你一句话，羡鱼不如羡渔，不管在哪里工作，你不用管别人得到多少，只要做好自己就行，老板不是瞎子，他看得到，老板也不是傻子，他会权衡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想说今天的委屈，对不对？可是宁宁，你知道上次刘利生为什么挽留你？而这次为什么不挽留吗？因为你的业绩。如果你此时是车行里的销售老大，那你看看刘利生会怎么办？！”

简宁宁彻底悟透。原来，自己一心计较的对错，对公司来说，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业绩。换句话说，能为老板赚钱的员工，才永远不会被淘汰。

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1）

（1）

被陈升一番开导，简宁宁这才算大彻大悟。

坐对方的车再回住处时，她突然兴奋起来，一边对陈升表示感谢，一边不停地说着自己对以后的打算，那模样，仿佛不曾经历那场委屈一般。陈升看着，一直微笑。他觉得这个丫头着实可爱，不过几句贴体话，便让她重新恢复了快乐，这种单纯的快乐跟满足，是多少女人正在渐渐缺失的品质呢?

陈升的车在楼下停住时，方瑜雯刚好跟###博约会回来，远远地便看到陈升一脸温情的样子，方瑜雯的心酸了一下，刚刚，因为腿抽筋，她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了半天，而简宁宁偏偏运气那么好，有陈升这样多金又单身的男人呵护，坐那么豪华的跑车。

这样一想，方瑜雯对###博突然就冷了许多。她淡淡地支走对方，回到屋里，第一次对简宁宁羡慕地笑了。

“宁宁，你可真有福气！”

简宁宁被方瑜雯笑得莫名其妙，不过看到笑脸总是让人高兴的事。她乐乐呵呵地回答：“是在恭喜我成为无业游民？”

方瑜雯破天荒地倒了一杯水给简宁宁。

“宁宁，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。刚刚看到陈升的车，知道他送你回来，所以才夸你的，哎，跟他进展怎样了？”

简宁宁这才知道，方瑜雯是在羡慕陈升的车呢，她嘿嘿笑着逗对方：“想傍款爷？我给你介绍？”

“去！人家这是关心你，没个正形儿！”方瑜雯笑着打过去，“宁宁，话说回来，陈升好像对你真的很有意思，你想想，每次到关键时刻，都是他在帮你呢。”

“人家是可怜我。”简宁宁想都不想就回答。

“可怜你？大小姐，这年头可怜值钱吗？要说可怜，那街头要饭的不是比你还可怜？你呀可别装傻，想想好，现在的形势是，可以先结婚，再创业。”

“结了婚，孩子老公没完没了，还创什么业？”简宁宁不信。

“傻瓜，你没看报道吗？金融危机来临，许多女大学生都选择了结婚，换句话说，是找个人先养着自己，等到风头一过，再出来大展抱负。”

对于方瑜雯的观点，简宁宁很不赞成，毫不犹豫地摇头，表情淡定。她心里一直想着陈升的话，羡鱼不如羡渔，与其找人养，不如自己养自己！再加上刘利生的故事，更令她明白，就算结了婚，男人心上没你，还不照样在外面花天酒地？

方瑜雯不理这些，她继续说：“宁宁，时机可以等，却不可以错过，你要加油哦。”

“加什么油哦？明天我还要继续找工作。”说到工作，简宁宁便有些失落。虽说辞职时气宇轩昂地，可再找工作就没那么容易，甚至，她都不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。

“宁宁，别泄气。离开圣通是好事，那王家姐妹简直就是转世英皇，嚣张得令人发指。你知道吗？你走之后，王美洁那脸上乐得呀，能开出花儿来。”见简宁宁一直不语，方瑜雯继续说，“唉，这年头呀，小人易得志。”

没任何回应。简宁宁也不知自己能如何回应。她只是觉得人生第一堂社会课有些失败。以前想过工作中种种的不易，但没想过，会是这样的结局，陷在女人堆里每天过得乌漆抹黑，一点也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，出入高级写字楼，身着精致小套装，人人带微笑，事事都利落的样子。

方瑜雯上床之后，依然想着陈升的车。她不停地想象，如果陈升对简宁宁有意思，那简宁宁一转身可就是上百万身家的老板娘，以后

她的日子可谓是百尺竿头……想到这儿，方瑜雯睡意全无，轻轻叫醒旁边床上的简宁宁。

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2）

“哎，宁宁，你真的还想继续打拼吗？不累吗？”

简宁宁没领会对方话里的意思，迷迷糊糊地回答：“不找工作我吃什么呀？”

“那……陈升没对你表示什么？”

“胡想些什么。睡觉！”简宁宁不耐烦地转过头去。

“宁宁，我的意思是，他没对你说，能不能帮你找份工作之类的话？要知道，他人缘可比咱们广，不是吗？再说了，多交朋友好走路，说不定哪天我失业了，也要请人家帮忙呢。你说是不是？”方瑜雯的话不算婉转，所以简宁宁是听明白了的。她知道，对方是想攀着自己认识陈升。

“好啦，瑜雯，哪天他再约我，我叫上你一起吃个饭便是了。”

得到简宁宁这样的回答，方瑜雯突然就乐了，能认识陈升那样的有钱人，一直是她的愿望，她甚至觉得，改变自己命运的时机，或许也到了……

（2）

再找工作，简宁宁便没有以前幸运。

没人帮忙，更不会有什么人引荐。她只能在人才市场瞎转。好的单位招人标准除了研究生以上学历，最次也要是正规一本毕业，看看自己手里那张三流大学文凭，简宁宁有些气馁。再次些的单位，她又看不上，那些对她来说，简直就是对自己学识的一种侮辱，甚至一次次在心里说，就算没有文凭，也不会让自己的下半生在庸碌中度过，起点高，成就才能大。

可是，去哪里找起点呢？简宁宁迷惘了。

因为金融危机，下岗待业的人越来越多，加上应届生还有一大半儿没得到解决，所以人才市场里的人来来往往，车水马龙，最令简宁

宁生气的是，她看到唯一一家招管理人员的，竟然是家传统包子铺，规模仅是两个小作坊。

举着简历的手突然下垂。简宁宁这下不仅是气馁，更多的是无奈。她的耳边再次响起了方瑜雯曾经说过的那句话：这年头没必要在乎职业，别人看中的是你的荷包，有钱你就是大爷，没钱你连乞丐也不如！再说了，我们不过三流大学毕业，想进国企除非有过硬的后门，可你有后门么？……

没有任何机会，没有任何后援，简宁宁无助得想哭。一个个求职的人，一张张无奈的脸，在简宁宁的面前拧结成网，令她觉得，自己掉进了一个枯井，任她再努力，也无力上返，只好任四周的落叶扑腾着将自己掩埋。

好不容易挤出人群，简宁宁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，这才深深地吸了口气。

门口旁边有人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征女导游，中专以上学历，口齿伶俐，二十六周岁以下即可。

这广告写得很简短，却很诱人。简宁宁想都没想，上前问举牌子的人："我可以吗？大学刚毕业。"

那人抬着细小的下巴，看看比自己还高出半个头的简宁宁，猛劲点头："行，行啊。"

就这样，"小下巴"找了将近十个女孩子，浩浩荡荡地往一条小胡同走去，胡同越走越窄，这令其中一个小姑娘有些不满："哪家旅游公司呀？怎么把店开在这么小的胡同里？"

"小下巴"好脾气地笑笑："马上到，马上到。"

莫名地，简宁宁就觉得，这里边肯定有什么猫腻。她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

"小下巴"一边催促，一边说："公司已经营业四五年，大家可以放心，再说了，这年头找工作不好找，你们就知足吧。"

对方说得是实情，简宁宁也不好再反驳。跟着对方七拐八拐总算看到一处民房，灰呛呛地三层楼，在一楼不太显眼的地方，一块木头牌子写着五个字：风光旅行社。

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3）

进了屋，“小下巴”让她们先等着，自己转身进了里间，不大会儿，里面出来一个妇女，四十开外的样子，极胖，眼皮耷拉着，像刚睡醒。看着“小下巴”带回来的人，她立即笑开了：“哟，这么多人呀，不错，不错。”

胖女人伸手指指简宁宁她们身后的长条椅子，连连笑着说：“你们坐，坐呢。”

十几个女孩硬生生地挤到一条长椅子上，些许狼狈。胖女人让“小下巴”将一份表格递给她们：“你们先看看，填一下，没什么不对，我们就正式谈工作。”

女孩们拿出笔，刷刷地写着各自的姓名、简历。填好后交给胖女人，胖女人又笑了：“嗯，不错，不错。你们都填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正式工作吧。来，每人交一百块上岗培训费。”

女孩们左右看看，没一个上前交钱的。“小下巴”就急了：“喂，说你们呢，交钱哪。”

还是没有人交。胖女人笑着说：“怎么？不会连一百块钱也没有吧？想工作不培训怎么行呢？要知道，你们做的可是风光无限、收入大把的导游，你不做，好多人等着做呢。”

此话一出，便有女孩坐不住了，起身，三三两两地交上钱。轮到简宁宁的时候，她突然说：“我还真没带钱。能不能先欠呢？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简宁宁多留了个心眼，她细细地观察着胖女人，她想，只要对方一变脸，那就极有可能是骗子。

果然，胖女人有一秒钟的生气，胖胖地脸上全是乌云，看得简宁宁心惊肉跳。只一刻，胖女人的脸色便缓和过来，她一边点着刚交上来的钞票，一边说：“那就借借。”

“这么急？”简宁宁下意识地反问。她不说倒好，一说胖女人脸上的恨意再也掩饰不住。她胖胖的身子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弹力十

足。

“这位小姐，你有没有诚心找工作？想做，交钱！不想做，走人！”

胖女人的叫嚣没有吓着简宁宁，她在众人的眼光中慢悠悠地站起来，往门外走去。可这时，门外突然多了两个人。

（3）

两个彪形大汉，凶神恶煞般地看着往门外走的简宁宁。

她走一步，对方挪一步，就是不给她让路。这种情形令简宁宁突然明白，自己的感觉是对的，这是一家黑店，专门骗钱的黑店。

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，简宁宁大叫一声，便把头撞上其中一个男子，对方哇的一声大喊，另一个人立即扑过来，双手像擒小鸡似的捉住了简宁宁的肩膀。简宁宁一边挣扎一边大叫：“骗子，放开我！”

可她越是喊，对方抓得越紧。慌乱中，简宁宁看到了眼前一双双惊恐的眼睛，她知道，此时能救自己的，只有跟自己一起受骗来这里的女孩子们。

“你们赶紧跑呀，报警去，不然钱就让这帮骗子骗光啦！”简宁宁痛得一边咧嘴一边冲还在发呆的女孩子们喊，“你们还没看明白吗？这些人是骗子！”

这话一出口，女孩子们突然醒过来，有上前帮简宁宁的，有上前跟胖女人索取培训费的，更多的则是什么也不顾，挤着门缝往外逃。阵式一下子乱了，捉简宁宁的男人也慌了，他放下简宁宁，不知如何处置，瞅着机会，简宁宁一下子跳出门去，一边跑一边拿出电话报警。

警察来没来，简宁宁不知道，但她知道，刚刚的惊险很吓人，至少能令自己回味一生。

惊魂未定的简宁宁，再没心思找什么工作了，在住处倒头便睡了一天。直到晚上方瑜雯下班回来，她还在做梦说着胡话。

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4）

直到方瑜雯将面条端到面前，简宁宁这才从噩梦中彻底醒过来，一边抱着方瑜雯哭，一边不停地诉说自己的经历，从她断断续续地话里，方瑜雯终于听明白，她是受了惊吓。

“宁宁，还是那句话，做什么无所谓，只要能赚钱养活自己就行。你看你，差点被骗不说，还吓成这样，值不值？还是安安心心找份工作吧，管它做什么，能安心赚钱就行。”方瑜雯心疼地安慰。

简宁宁心惊肉跳地点头。

“你说说，自己到底想做什么？打算好了，明天再去试试。”方瑜雯的话令简宁宁还是有些吃不准，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更别说想做什么。

“瑜雯，我真绝望。只想好好做点事，可它怎么就这么难呢？”简宁宁憋了半天，一脸的委屈。

方瑜雯正端着面碗的手，突然哆嗦了一下，要知道，同窗多年，她眼里的简宁宁历来都是敢作敢为、干脆利落的。不说远的，就说刚刚“炒掉”刘利生，那也是多少人不敢为的先例。如今，瘦弱的简宁宁连连说着丧气话，这令她心生不忍。

“宁宁，别这样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不行的话，我再找找人，看能帮你点什么就帮点什么吧。”方瑜雯的话说得极为真诚。想来，不成同事的她们，又回归到好朋友的位置。

“我能做什么呢？”简宁宁目光散漫。

“什么赚钱做什么！但首先，你要吃饭。”方瑜雯将她一把拉起来，递过面去。

简宁宁接过面碗，有一口没一口地吃起来，吃到一半，她突然说了一句：“你说，刘利生真的生我的气了吗？”

方瑜雯何等聪明。她知道，其实经历了这么多，简宁宁在心里已经接受了车行的工作。她轻轻一笑：“怎么？还想回去？继续卖车？”

“唉，我去人才市场看过了，一个办公室文员的工资不过千元，跟酒店服务生的薪水持平。再说，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又不吃香，学历也不过硬，与其去做那些服务生之类的工作，还不如……”简宁宁很坦荡地说。

“那……我再帮你去问问？”方瑜雯犹豫了一下。

“合适吗？”简宁宁再推辞。

方瑜雯没有直接回答，心里却开始嘀咕，合不合适的，你都已经开了口。

（4）

当天夜里，简宁宁病了。

半夜开始发烧，一直烧到第二天早上。

方瑜雯急了，她想请假照顾，可简宁宁拼命地阻止：“不用！真的不用，你还是上班吧，这年头有份工作真不容易呢。”

听了这话，方瑜雯立即意识到，简宁宁生病，其实是跟工作有关的，别看她表面上不说，其实心里是犯难的。想了又想，她决定找刘利生好好谈谈。

寻了机会，方瑜雯找着了刘利生。将好话说了一箩筐，口干舌燥的时候，刘利生的胖身子这才从老板椅上动了动，他欠欠身子，用那双有些浮肿的小眼睛看看方瑜雯，这才吐口气说：“是你要找工作？还是她要找工作？”

方瑜雯立即意识到，刘利生此时是摆架子呢，其实他心里何尝愿意失去一个好员工？听对方话里的意思，明明是想让简宁宁亲自上门来谢罪的。她赶紧笑笑说：“简宁宁一直挣扎着要来，可她烧到了三十八度，怕人没到先昏过去……我是先来征询一下您的意见，如果您同意，我再让她来见您，如果您不同意，那我也不会让她来烦您不高兴的。”

方瑜雯的话说得委婉，刘利生边听边叹气：“唉，如果她有你这么懂事，怕早没事了。”

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5）

方瑜雯听得出刘利生话里的意思，她立即乐了："那，明天，明天我让她给您赔不是，我在这里先谢谢刘总。"

刘利生摆摆手，示意方瑜雯出去。

晚上回到家，方瑜雯急不可耐地把好消息告诉了简宁宁，简宁宁听了有一分钟的失神，后一分钟有反应，却是闷闷不乐。她扯着垂到肩头的长发卷在手上反复玩弄，然后幽幽地说："瑜雯，你说我们是不是生不逢时呀？过去都是企业找大学生，如今我们却连饭都吃不上。"

"瞧你，一场病把你整得跟林家妹妹似的。这年头，感慨无用，书生无用，只有钱好使。"

"可是，瑜雯，我就这样回去，那王家姐妹还不笑死我呀？"

"宁宁，这也是我要嘱咐你的，这次回去可不同以往，上次你是大大方方被老板请回去的，这次你可是自己要求回去的。两个回去，意境却大不相同，这次你千万别再耍性格，要好好工作，对了，你记着一点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都当听不见，只要踏实工作就好，一旦业绩上去了，哼，别说王家姐妹，就连刘利生也会让你三分的。你明白吗？"

方瑜雯的话说得很真切，透过她脸上真切的表情，简宁宁内心突然一热。早些天，她还曾在心里偷偷怪过对方的，可如今看来，关键时刻能帮自己的，还是老同学。想说句谢谢，可话憋了许久，简宁宁都没好意思吐出口。倒是方瑜雯聪明，一眼便瞅出简宁宁的心思，再次笑了："宁宁，咱俩永远是朋友。"

简宁宁点点头："是。你是我所有朋友里最聪明的。"想了想，她又说，"不知道这样聪明的女孩，怎么便宜了###博那小子哦。"

本是一句玩笑话，却不料，简宁宁话刚落地，方瑜雯的脸色便变了，阴晴不定。

简宁宁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从她口里套出一句话：“唉，以后的路，谁知道呢。”

“你们……闹矛盾了吧？”简宁宁小心询问。

方瑜雯无可无不可地摇头：“穷人的爱情，还需要闹矛盾吗？一头是拉面，一头是鲍鱼跟雪耳，你说，你会选择哪个？”

“哪个有爱情就选哪个呗。”简宁宁一脸不解。

方瑜雯脱口想说她傻，想了想，却无声地笑了：“总有一天会厌烦的，谁也不会高尚得把爱情当一切。”

简宁宁不知道，自从那次陈升开车将简宁宁送回来之后，方瑜雯一想到自己跟着###博吃完拉面走回来的情景，心里就觉得怪异得慌，这种怪异里含着对自己的埋怨，明明是一样的人，且不论从哪方面讲，自己都比简宁宁优秀，为什么陈升那样的有钱人就没发现自己的好呢？

简宁宁也不知道，方瑜雯过去需要的是爱情，是###博那样带得出去的恋人，可现在她需要的则是一份实际的生活，而生活有时候跟爱情总是相悖的。一如大学时代，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侣，一毕业大家突然变得实际，各奔东西，直至老死不相往来。为什么？无非是生活变了，人也跟着变了。

（5）

无论怎样，方瑜雯还是帮了简宁宁一把。

而简宁宁再回车行的事，令所有人都惊讶。

特别是王美洁，对方眼里简直能喷出火来，刚刚清扫出去的障碍，突然又从天而降，令她觉得心里堵得慌。随后从二楼下来的王雅洁更是一脸不屑，从二楼下来时，脚步是慢悠悠地，其实目光早就像刀子似的剜进了简宁宁的肉里。

“哟，简宁宁？还真好意思回来呢。”王美洁轻蔑地说。

降服自己：锋芒不可太露（6）

简宁宁不搭理她，转身拿着车辆资料跑到一边。这时王雅洁已经走到她的身旁，想躲避已然来不及，王雅洁用最小的声音，咬牙切齿地在她耳边说："我们的账还没清算，你那个食人族的笑话很可乐，我会更好地还给你一个的！"

战栗。简宁宁终于知道了这个词的意思。人，明明站在阳光下，却没来由地感觉冷。

但无论她们说什么，简宁宁一概不争。她知道，这个世界不会在乎你的自尊，这个世界期望你先做出成绩，再去强调自己的感受。

所幸，车行的生意还算好。政策吹暖，厂家让利，所有的利好条件聚集到了车市，简宁宁跟同事们沉浸在疯狂大卖的喜悦中。生意好起来，似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少了许多，午间休息时，吴佩拉着简宁宁的手一直感谢，她刚刚有事离开，一个老客户是简宁宁帮她接待并签了单的，对此，简宁宁一再重申只是帮忙，分文不取，这令吴佩尤其感谢。

"宁宁，谢谢你，晚上请你吃东西，一定赏光哦。"吴佩的话里透着无边的感激。

"不用。"简宁宁边喝水边说，"同事就应该相互帮忙的。举手之劳。"

吴佩却当了真，非要请她吃顿晚饭，简宁宁怕拒绝多了不好，点头答应。

下班之后，一想到终于有同事愿意跟自己吃饭，简宁宁突然兴奋起来，兴冲冲地跑去卫生间梳洗，按水龙头的手还擎在空中，她便被卫生间里的对话吓着了。

"哎，吴佩，你对简宁宁还真热情，人家不乐意，你还非上赶子似的请人家。"王美洁的声音很尖锐。

“咳，王姐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哦。我哪里是真心请她呀，不是怕她跟我要提成吗？那车可是她帮我卖出去的，我不过请她吃点好的，余下的钱就是我自己的啦。”吴佩笑着说。

“可我总感觉你们很亲密。”王美洁不放心似的。

“放心吧，王姐，我怎么会跟一个刚毕业的毛丫头有来往呢，我只是利用她而已，这年头最好骗的可是学生妹哦。”吴佩的媚笑差点隔着卫生间的门传出来。

兴奋如同遇上寒流，心瞬间凉下来，门外的简宁宁手都忘了洗，匆匆跑出去。

说什么呢？晚饭要不要去吃？表情应该怎样？简宁宁觉得自己很委屈。真的只是好心帮忙，却不成想，自己在同事眼里依然只是一个利用的工具，别说做朋友，就连做同事，人家还嫌你不够格！

她的脸色有些青，说不清是生气还是羞辱，只觉得自己的心情突然变坏，刚才是晴天，如今已然大雨倾盆。

吴佩从卫生间里出来，一脸大笑地请求她一起吃饭去。可简宁宁想都不想便拒绝。吴佩瞪着一双漂亮的眼睛想了又想，突然乐了：“你想不想吃肯德基？有新式的奥尔良鸡饭煲哦。”

一听这话，简宁宁心底那抹掩饰不住的悲哀突然涌上心头，她用幽怨的眼神看看对方，轻声回问：“我在你眼里，真的只是一文不值、只知道吃的傻丫头吗？”说完便往门外走。

吴佩这才急了，急忙扯着往外走的简宁宁：“喂，宁宁，那你想吃什么跟我说哦，我是真心想请你的。”

“不用。你的提成我一文不要，饭也一口不吃。”简宁宁气鼓鼓地往外走。

方瑜雯一直冷眼旁观，并未作声。直到走回住处，方瑜雯才若有若无地说：“唉，这年头好人不易做呢。”

简宁宁大倒苦水：“瑜雯，你说，我只是想多个朋友，她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来？竟然说是利用我，真是气人！”

“呵呵，是你傻。告诉过你，同事就是同事，穿上工作服大家算相识，脱下那层皮，恨不能吃了你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大家是竞争对手。”

“难道，同事真的不能做朋友吗？”

“同事，之所以不叫朋友，就是因为成不了朋友。”方瑜雯一脸坚决，“但是，今天换作我，一定会忍，忍到吃完那餐饭。”

“你是说，就算心情不好，也要浪费她的钱？”简宁宁一脸无知。

方瑜雯看了看她，突然摇头：“哎，在学校你就是一根筋，现在看来，还是。不是浪费她的钱，而是要安下她的心。她怕你要提成，所以才请你吃这餐饭。如今饭没吃成，她不是更担心你跟她分钱了吗？”

“可我凭什么要安她的心呢？”简宁宁不服。

“因为你想把同事变朋友。”

“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，既然不想做朋友，那跟一个路人生气，你觉得值吗？”

简宁宁吃惊地看着方瑜雯，就差一点将对方抱起来了！她边叫边说：“呀！方瑜雯，你真是圣人！不过早踏入社会半年，可我觉得你简直成了神哪！太精辟了！”

方瑜雯嘿嘿一乐：“哪里，用赵本山的话说，叫屁精！怎样？我的劝说有效果了吧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吃晚饭了？”

简宁宁一边乐着一边拿出两包方便面，却被方瑜雯一手拦下来：“喂，能不能吃点好的？我们出去吧。”

还没等简宁宁答应，她的电话突然响了。电话里陈升轻声软语地请求她陪自己吃顿饭，简宁宁看看方瑜雯，轻声拒绝：“我跟同学约好一起吃了?”

方瑜雯意识到是陈升的电话时，立即附在她耳边说：“不介意就带上我吧。”

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1）

（1）

陈升带着方瑜雯、简宁宁一起到了潮州菜馆。

这家菜馆在本市数一数二，一间雅间费就要上百元，单人消费至少上百，一顿饭就能吃掉简宁宁她们半月薪水。

方瑜雯一进菜馆，眼睛立即直了，她心里不断地浮现一个问题，这简宁宁真有两下子，能钓上陈升这样的有钱人，这一辈子真是值了！可想完了，突然又觉得心里不舒服，看看简宁宁傻呵呵地笑模样，她突然觉得，天天跟###博吃那该死的拉面简直是对自己青春的侮辱！

方瑜雯再一次在心里把爱情跟物质作了比较，她觉得这里的音乐比拉面馆里的嘈杂好得多，这里的服务比拉面馆周到得多，一间一个专职服务生，再也不用扯着嗓子找服务生要茶水喝，说起茶水她还记得上次跟###博出去吃饭，竟然从茶杯中剔出一根头发，令她恶心得一天喝不下水去！想起来心里都窝着火！

最主要的，是这里的消费比拉面馆要高得多，让人着实有面子！不论怎么比较，她都觉得还是有钱好！能认识有钱人，也不错！

菜终于上齐，方瑜雯自做主张地为陈升叫了两瓶啤酒。陈升看着酒乐了。

“呵呵，方小姐知道我喜欢喝这个？”

“男人请求别人陪自己吃饭时，一般是心里有事，烦着的时候喝一杯，应该是首选。”方瑜雯大方地建议，脸上一直挂着淡定的笑。

陈升乐呵呵地接受了她的建议，简宁宁其实早就饿了，拿起筷子边说：“吃，吃。”

方瑜雯倒是“精致”，拿起勺子先盛了碗汤给陈升递过去：“陈老板，吃饭以前先喝汤，这是南方人的健康秘诀，来，喝一碗，希望你健健康康的。”

陈升再次笑了："方小姐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感觉像个大家闺秀。"

"陈老板再叫我方小姐，我可不乐意了。你喊简宁宁叫宁宁，喊我叫小姐，听着我有多矫情似的，如果不嫌弃，喊我小方吧。"方瑜雯半是嗔怪地说。

"哈哈哈，好，小方，方瑜雯，这名字好听。"陈升重复着说。

简宁宁此时已经吃了不少，她一边指着菜一边说："别闲聊了，菜凉了。"

三人吃着饭，说着话，时间过得倒也快。吃完饭，陈升自做主张，开车带她们往咖啡馆的路上走，方瑜雯早就从简宁宁那里听说对方喜欢喝茶，她立即建议："陈老板，不如我们去喝茶吧，茶能养生，且是国粹。"

陈升在方瑜雯面前一直没拉下过脸，他依然呵呵地笑着："呵呵，好，好。"

上车的时候，方瑜雯忍不住拍拍这辆价值不菲的雪豹，心中感慨无限。为了这辆车，自己差点跟简宁宁闹翻，无外乎是几个提成钱！如今想想，那几个小钱儿在陈升面前，不过就是一顿饭钱而已。

车掉头往中华茶社走去，简宁宁见了字牌突然大呼："上次去的好像不是这家。"

"是的，这是分号。"陈升停下车，顺手将车门打开。

三个人依次走进茶社，服务生见到陈升立即点头：老板好。这令简宁宁很不解："她们为什么总叫你老板？你是这里的老板？"

"哈哈哈……你们不是也喜欢一口一个老板地叫吗？一个称呼而已。"陈升边笑边为她们安排座位。

三人坐定之后，陈升熟练地叫上茶道，边沏边说："想吃点什么甜品？"

方瑜雯并不表态，倒是简宁宁抢了先："什么也不要，刚才吃多了。"

“不用跟我客气，赚钱就应该消费，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。”陈升大气地说。

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2）

茶社音乐极好听，古筝版的《高山流水》，音乐顺着茶社外面的小桥在哗哗作响，方瑜雯边夸奖边感慨，有钱人的日子的确不一样，别的不说，但说这碗茶，单价绝对掉不下八十，三个人几口润喉的茶水就要二百多块呢。

陈升脸上的表情淡然了许多，沉默少许之后，他很关切地询问简宁宁："工作找着了吗？"

简宁宁嘴一撇，轻声埋怨："还关心我的工作呀？吃饭前没问，现在倒想起来了。"

看着简宁宁孩子一般地撒娇，陈升立即乐了："哈哈哈……是，怪我，心不够细。说说，你这两天忙着做什么了？"

陈升对简宁宁的宠爱之情令方瑜雯的心咚咚直跳，仿佛对方此时关心的是她自己。她也闹不明白，为何对陈升的笑如此敏感。看两人说得热闹，她只好欠欠身出了包间，假意去洗手间。茶社包间外的两个服务生正窃窃私语着："哎，你说老板会选哪个做老婆？"

这话听在方瑜雯耳朵里，她立即明白了，陈升不仅是中华茶社的老板，且依然是单身。不知为何，她再次意识到，能找一个像陈升这样的男人也不错，除了年龄大些以外，几乎没有什么令人不满意的。多金、体贴、人不市侩又单身，处处受人尊敬，最令人动心的地方自然还是他的家财，无须统计，放眼瞧瞧，也知道身价不菲，嫁这样一位老公，别说自己的下辈子，就算是一家人的生计，他也是能负担得起的。

方瑜雯的心突然跳得厉害。

（2）

雅间内，陈升关切地询问简宁宁的工作情况，当他听说简宁宁又回到车行以后，突然大加赞赏："嗯，能屈能伸，能做大事者所为！"

简宁宁撇撇嘴："算了吧，取笑我呢。"

她的话引来陈升一阵笑，两人之间慢慢熟悉，话也说得越来越贴心。

“宁宁，我再教你一招，跌倒了，别哭；爬起来，再哭。成功者的眼泪更能打动人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可明白？”陈升兴致盎然地说。

“你是说，让我遇着啥事想开点儿呗。是不是？”

“再长的路，一步步也能走完；再短的路，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。不是想开点，是要实际一些，脚踏实地往前走。”陈升肯定地说。

简宁宁轻轻点点头，这时门外的方瑜雯走进来，边走边嚷：“陈老板，真不公平，我去洗个手的工夫，你竟然私自给简宁宁上过课了。我也要讨一句三字真言呢。”

陈升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……小方是人才，你的成熟令宁宁至少再赶三年！”

可能是夸奖过了头，反正三人都乐了。相谈甚欢，陈升又兴致大改，喝完茶竟一再建议两人去K歌。简宁宁边打哈欠边说：“啊？算了，晚了，我想睡了，明天还上班。”

方瑜雯客套地回应：“陈老板，今天真是麻烦您了，又吃又喝的。俗话说朋友要做久，就得三六九。我们以后常见面就是了，没必要一下子全消费。您也累了一天，早些休息吧。”

陈升颇为受用地点头。三人走出茶社，穿过摇晃的竹桥，简宁宁惊讶地发现，在一楼大厅里，吴佩正陪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喝茶，那男人的手一直放在吴佩的腰上，甚至在明晃晃的灯光下蠢蠢欲动着。

“喂，那不是吴佩吗？”简宁宁惊讶地大叫。

这声音吓着了方瑜雯，也吓着了吴佩，茶室如此安静的地方，突然被简宁宁如此一“吼”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，吴佩旁边的男人立即将手收回去，一脸尴尬地掉过头来。这时简宁宁看清楚了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吴佩的一个老客户，在车行买车之外，一直介绍人给吴佩，吴佩当时解释说是自己服务好，赢得了回头客，却原来……

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3）

吴佩这时也发现了简宁宁跟方瑜雯，她倒是镇定，一脸冷笑地着回问："你们来陪陈老板喝茶吗？"

方瑜雯知道她话里的酸味，没有回答。简宁宁却边点头边说："我们吃完饭来喝点茶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"

"哦，我说呢，怪不得我请不动你，原来是你早就请了别人。"吴佩回应。

陈升何其聪明，早就谙知这里面的猫腻，他一边把简宁宁跟方瑜雯往门外推，一边说："你们喝好，我们先走了。"

简宁宁被陈升的大手连推带拉地扯出茶社，出了门才得已回头，一脸不解地问方瑜雯："她为什么生气呢？有什么可生气的？"

方瑜雯脸上的表情已然不轻松，钻进车里不多说任何话。

陈升一路上小心地安慰着两个女孩子："别多想了，我知道你们是好女孩，也知道她是误会了，别再绷着一张脸了，开心才重要，不是吗？"

简宁宁瞪着一双眼睛，还不知什么事呢，坐在后面的方瑜雯早已经哽咽："陈老板，你说这话儿是怎么说的？明天不知她会在同事中间瞎传些什么呢。"

"呵呵……要不要我给你们去解释一下？"

"别，越描越黑。反正车行就这么点猫腻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也无所谓了，怎么能为难您呢？"方瑜雯讨巧地说。她的话令陈升大为受用，对方无声地笑笑。

"小方，别委屈了。今天认识你，真的很高兴，你是个体贴人的好女孩，相信谁娶了你都会偷着乐的！"

陈升恰到好处的安慰给了方瑜雯支撑，她破涕为笑："呵呵，陈老板真会逗人开心，谁肯要我呀？唉……"

简宁宁回头刚想说###博的时候，方瑜雯急忙使眼色让她闭嘴，简宁宁只好闭上嘴巴坐回原位。

（3）

其实方瑜雯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且她做的一切都是给陈升看的。

不知为什么，在陈升面前她突然变得喜欢表演，不管是哭还是笑，她都希望对方能够在意自己一些。当然，做这些小动作的时候，她更希望简宁宁不在旁边。

可简宁宁根本不识实务，先是不停地问方瑜雯："吴佩明天会怎样？继续生气吗？"然后又说，"如果她误会我们跟陈升的事，那怎么办？王家姐妹会不会再插上一手？"

方瑜雯被简宁宁带回现实，但她没有简宁宁那样担心。要知道，自己的辫子在吴佩手里，而对方的辫子也被自己抓着了，大家用力扯起来，没一个会好受。

果然。第二天进了车行，风平浪静，吴佩脸上的表情淡定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，这种平静令简宁宁首先坐不住了，她趁午休跑到方瑜雯面前说："好像没啥反应。"

方瑜雯白了她一眼，那意思是多事。可这一切被吴佩看在眼里，对方知道她们在议论昨晚的事，立即不客气地凑上来："告诉你们，张扬出去，谁都不好过。"

方瑜雯没有生气，反而扑哧一声乐了："呵呵，吴佩，我们在商量晚上大家一起出去玩呢，你说说，你想玩什么？"

不知是吴佩故意装不知道，还是特意随了方瑜雯的思路，她也乐了："呵呵，好呀好呀，不如我们去K歌吧，好久不唱了哦。"

一经发起，大家呼应，除了王美洁抛来一张糗脸之外，所有人都要跟着说："好呀好呀。"

###博已经连续两天没看到过方瑜雯的笑脸，他自然是第一个举手的，赵孟是个闲不住的人，表面上一切顺着王美洁，可一遇到吃喝玩乐的事，他肯定会加倍附和，见王美洁不乐意，他倒上前劝，不知是

他劝的功夫厉害，还是王美洁已经从心里接受了他，最后对方竟然点了头。

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4）

简宁宁看得有些莫名其妙，明明眼看着就是一场战争，可在方瑜雯跟吴佩面前突然就转了风向，不仅没动干戈，且转化为玉帛。她左看方瑜雯，右看吴佩，哪个都是嘴咧得老大，眼神里却透着凛冽。

晚上，有人上二楼请过王雅洁，可她想都不想便拒绝。

当然她的态度影响不了大家伙的心情，呼呼啦啦一大帮子人，先是钻进了饭馆，吴佩先跟赵孟争了起来，一个要吃牛肉，一个要吃羊肉，最后不得不一样点一份，葱爆羊肉，西芹炒牛肉，外加###博为方瑜雯点的辣子鸡丁，炒蒜苔……就是没人问简宁宁想吃什么，她倒也无所谓，拿起菜谱大叫着说："服务员，鸭血汤、苜蓿肉，再来一个拍黄瓜。"

众人侧目，最后还是方瑜雯先乐了："呵呵，听这口气，就知道宁宁赚钱啦，说，今天签的两张单，能拿多少提成？"

说到钱，似乎所有人的眼睛又亮了，大伙纷纷嚷嚷着问对方，你赚了多少，你签了几单，最后菜上齐时，谁也没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。要知道，收入再多，那也是落袋方为安。钱没到手，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多有钱，那样只会招来大家一致地"推举"，推举你付今天的饭钱。

简宁宁自然不傻。她只笑不语。今天的一个客户很痛快地定了一台商务用车，半点价没讲。痛快得令四周看简宁宁的眼神都有些发绿。当时的简宁宁甚至极为好笑地想到一句可乐的笑话：忍者神龟说："要想生活过得去，背上就得带点绿！"她私下把这话改成："想要赚，就要让别人的脸带点绿！"

如今算来，收入已然超出她的想象，这令自己满意，也令老板满意，虽然这些满意背后是那么多双嫉妒的眼神。可是没办法，简宁宁的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正吃着饭呢，电话再次响起，那个客户直接进入主题，让简宁宁再加进一辆家用F36。

这电话来得实在是时候，刚放下呢，大伙立即嚷着让她请客。简宁宁也不多想，请就请吧，反正钱是身外物，大家高兴便好。因为有人掏钱，而且这个掏钱的还是简宁宁，所以大家对她的态度好了许多，甚至还有人主动问她喜欢吃什么？味道怎样？这种截然不同的变化令简宁宁突然想笑，可嘴角扯了扯，又笑不出来。

王美洁其实是个爱出风头的人，她看着大家将目光慢慢移向简宁宁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一边吃饭一边敲打边鼓："我说简宁宁，开始以为你是只老鼠，小小的，不动声色，如今看来，你好像是只猫呀，蛮厉害呢。"

赵孟有点喝高了，很不识抬举地接上了话："老鼠一发威，大家都是病猫。"他的话引来一阵笑声，却唯独把王美洁的脸气绿了。要知道，最近简宁宁在车行跟自己的姐姐可是明刀暗枪地打斗过，虽说事态平息，可她的面子却依然欠着呢。幸好，赵孟很体贴，及时为她夹菜递饭，这才算稍稍让她顺了气儿。

（4）

一行人吃得畅快，吃完之后又呼呼啦啦地往KTV走去。

在竖着某影星的牌子前，简宁宁伸手指了指明星，小声地嘀咕：赚那么多钱，还给人家做招牌？不容易呢。

这话吴佩听到了，上前拉了拉简宁宁："喂，跟明星较什么劲？她赚的钱未必干净！"

话刚说完，吴佩没理由得自己先心虚了，脸瞬间泛起红，还好夜暗灯稀，没人注意她的表情。

进了KTV，点了酒，开了唱，男的开始抽烟，女的开始骂人，乾坤似乎一下子逆转，门外先前的所有矜持跟本分全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他们各自的苦恼。

娱乐有限时：人役钱，不是钱役人（5）

赵孟先开了腔：“生活真他妈好玩，因为生活老他妈玩我。那些人有点钱就觉得了不起，等我有了钱，哼，来就点两间KTV，一间闲着，一间唱着。”

###博突然乐了：“哈哈哈……赵兄，你够狠！干掉熊猫，你就是国宝啊！”

“对，干掉熊猫，我就是国宝！”赵孟的话引来女孩子们一阵骂声。

“赵孟，你还要不要脸呀？国宝呢？就算是报国你也走投无门。”王美洁大声呵斥。

“哈哈哈……他还真像国宝，肢体语言越来越强烈了！”吴佩看着赵孟突起的肚子。

简宁宁跟方瑜雯只是对视一笑，乐，却没有发表意见。

###博知道方瑜雯这两天不爱搭理自己，赶紧点了两首对方喜欢的歌，递话筒过去，百倍殷勤。这一切令吴佩看在眼里，她再次嚷上了：“喂，你们回家秀恩爱，好不好？这里是公共场合，让着点别人嘛。”

众人笑。方瑜雯倒也大方，接过麦克唱了起来：“北京欢迎你，为你开天辟地，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，北京欢迎你，在太阳下分享呼吸，在黄土地刷新成绩……”

唱到北京，王美洁小眼睛一亮，突然扯过方瑜雯手上的话筒，大声说：“哎，透个小秘密给你们，听仔细了，圣通要搞活动，优秀员工可以参加集团的旅游活动，有可能去的就是北京哦！”

众人欢呼。

欢呼完了，情绪更加高涨，KTV里的声音愈加声嘶力竭。

简宁宁一直安静地坐着，她知道大家这次是真的玩得开心，也知道，在大家眼里，自己始终是个新人、甚至外人。她不知道如何才能

融入进去，但她知道，适时的安静，比任何表现都要好。

果然。喝多的几个开始胡言乱语。

吴佩跟王美洁拼酒，喝得多了，竟然连哭带骂地指着对方说："王美洁！你知道你多过分吗？去年一个客户明明是我的，可你偏偏通过你姐姐抢走了！你们老王家真是不积德啊！"

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将难堪的目光投向王美洁。尚有几分清醒的王美洁立即恼了，拿起酒杯便往吴佩脸上泼！可她不泼还好，这一泼令吴佩越来越恼！

"姓王的，你只会玩阴的！什么时候能玩点高尚的？如果不是有那么个姐姐撑腰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呸！谁都不是！要能力没能力，要长相没长相，还整天把自己当公主一样呢。"

吴佩的话越来越难听，她娇小的身躯里竟然藏着那么多的委屈，这是简宁宁万万想不到的，明明那天在卫生间，吴佩还一个劲儿地讨好对方的，怎么会突然就变脸了呢？

方瑜雯是这其中最冷静的，似乎从喝酒那刻起，她便知道，这些人是会吵起来的。

当然，也有坐不住的，比如，赵孟已经冲到吴佩面前，就差张开双手拥抱王美洁。一见有人护着自己，王美洁立即哭上了："赵孟，她太过分了！"

吴佩的酒劲越来越大，意识渐渐模糊，手指着赵孟说不出话来，整个人慢慢倒向了沙发，简宁宁眼疾手快，上前扶住了她。

好端端一场聚会，闹到最后不欢而散。

打车将吴佩送回家之后，简宁宁一边叹气一边问方瑜雯："平时看她们挺好的呀，一喝多怎么就变了呢？"

方瑜雯冷笑着回应："压迫有多大，反抗就有多大，王家姐妹的好日子到头喽。"

她的表情高深莫测，沉默得令简宁宁觉得可怕。

“既然王家姐妹那么坏，为什么大家还跟她们走得那么近？离得远远地多好呀！”

简宁宁的话令方瑜雯哑然失笑。

“宁宁，偶尔的幼稚可以原谅。你要明白，跟主管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你的销售业绩，因为你需要她多方面的支持。从管理学的角度讲，主管有帮助下属的职责，毋庸置疑。但从实际角度入手，谁都明白，下属有理由讨好主管，有了她的笑脸，你才能灿烂。”